

年

卷

期

1

9

第

第

514

奔流



第一卷

第九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華 唯 大
中 一 報

武漢日報

色 特 大 十 有 具 一

公 正 社 評
學 者 專 論
各 種 副 刊
翔 實 電 訊
名 家 小 說
正 確 商 情
精 美 畫 報
編 排 新 穎
印 精 刷 晰
寄 遞 敏 捷

社 無 電 話

社 址 漢口江漢路四八六號

線 電 報 掛 號
七 八 二 五 號
一 七 八 二 五 號

社 長 室 二 四 七 四 八 號

經 理 部 二 一 一 一 五 號

會 計 課 二 二 一 三 三 號
發 行 課
廣 告 課

奔

濤

第

一

卷

第

九

期



奔濤半月刊一卷九期目錄

文論

論文學通俗化及其寫作

劉念渠 (三五—三五)

坐半邊椅子的人

方家達 (四七—四八)

一夜

鍾曼之 (四九—五〇)

小說

公正和

錢一葦 (四〇—四一)

愁愁萬年青

黃云 (四二—四三)

沒有月亮的夜

嘉納 (四四—四五)

流星

賽閱 (四六—四七)

歌

民歌一首

柯郁夫 (四八—四九)

六月的火花

蘇炳光 (五〇—五一)

戰線風景(二)

游紫 (五二—五三)

隨感

紫墟 (五四—五五)

我的生活

楊德明 (五六—五七)

筆隨

編輯後記

編者 (五八—五九)



論文學通俗化及其寫作

劉念渠

什麼是通俗文學呢？照過去的傳統見解來講，牠與正統文學是對立的。自三百篇以下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是正統文學；而唱本，小說，演義等是通俗文學。前者是文人，才子，騷士，墨客的東西，也是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工具，後者遂成爲流於販夫，走卒間的玩藝。販夫，走卒自然不像文人，才子那樣清高，通俗文學也就難入正統了。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白話文學抬頭，而被輕視的通俗文學雖被重新估定了價值，十幾年來，却不免又成爲一種傾向：所謂白話文學（用白話寫成的小說，詩，散文，劇本），仍是少數智識份子的專有物，自然主義呀，浪漫主義呀，寫實主義呀，狂變運動呀，是藝術，是文學，就沒法子不與民衆絕緣。理由呢：民衆太糊塗，沒有教養，根本不懂藝術和文學。如果他們需要，就該永遠的聽或看「彭公案」，「施公案」。倘有爲了民衆製作的圖畫，小說，那也因爲是「爲了民衆」，必須通俗，既然通俗，就不是真正的文學。於是，直至今日，在某一種文學家心目中，通俗文學最高不過是這樣的東西：「以情節及趣味爲中心的，不受時代的限制而永爲大多數人所愛讀的通俗作品」（見「新中華」文學專號）。顯然的，持這種見解，及其類似見解的人，倘非根本不會認清什麼是通俗文學，就是有意的污蔑通俗文學。

這裡我們必須分別清楚了：通俗文學，雖由字面的意義限出了牠的特性，而我們解釋通俗，乃是要求着：民衆能夠讀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其內容又與他們（也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直接間接有着密切關係這一意義。我們很了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妙處，這是因爲我們的生活方式與陶淵明的雖然不同，而基本的情趣不無吻合之處。民衆呢，也許他們要「採菊」，也許會「見南山」，却不「悠然」。因爲他們生活是屬於另一狀態的。所以，因生活環境的差異，智識份子所了解的，未必即是民衆所了解的。通俗文學由於牠的主體不同，不能不有生活背景的限制。不單這樣

還有時代的限制。過去的一些公案或俠義的小說，幾乎盡人皆知了，而且百聞不厭。試一研求其內容，終不過是專制社會所產生的幻想：人民受到官府的壓迫，於是在想像中構出了包拯，施仕倫；人民受到土豪劣紳的剝削榨取，於是在想像中構出了俠義英雄，專門劫富濟貧。到了今日，我們能相信出了一個包拯，就可以肅清貪污，救民於水火，出了一個黃天霸或什麼真人，就可以解決災患，制止走私嗎？誠然，民衆實不少願意再聽聽包拯斷案，黃天霸殺豪強的故事的人，但是，我們如果了解了「必須喚起民衆」的真義與方法，再盲目的把那一類東西給與他們，如果他們糊塗，我們便成了陷害人的劊子手；如果他們不糊塗，那回答必定是永遠的唾棄！在目前我們要使通俗文學爲民衆接受，愛好，以達到提高民衆文化水準的目的，必須把握了這兩點：

(一)在形式上，通俗文學要求能够接近民衆，舊的形式在相當情形之下可以全部或一部的採用，逐漸提高，擴大。
(二)在內容上，通俗文學要求不背離時代，不背離社會背景，與民衆生活直接間接發生密切的關係；其寫作的方劑是科學的，態度是嚴肅的，根本清出了荒謬思想，淺薄與低級趣味。

二

通俗文學的形式可以是詩歌，可以是小說，可以是戲劇，鼓詞，評書，如果廣義的說，還可以是連環圖畫。無論採取那種形式，我們不要忘記了如次的必要的步驟。首先，儘可能的應用舊形式；次之，變更了舊形式，採進較進步的，更適宜的表現方法；然後，創造通俗文學的新形式，期在寫作方面得到完美的表現，在接受方面得到正確的理解。

舊形式是否可以放進新的內容，這個問題過去曾引起了一陣辯論，似乎並沒有結論，雖無結論，在實踐上已有人開始試作，且獲得相當效果了。我個人的意思，頗有點「中庸」。假使我們應用舊形式而無損於內容，不至於扭歪了意義，是可以應用的，否則，則該另外想方法。以戲劇爲例，如果我們要表現的是一個家庭因爲敵人侵略而致顛沛流離，就不妨用舊劇的形式，「生」扮父親，「旦」扮母親，「末」扮僕人，也許看起來有點好笑，但在聽慣了舊劇的民衆，還能了解真正的意義。自然，我們若寫作現代話劇是更好了。反之，如果我們要表現的是抗戰中士兵們的英勇的集體工作，已非舊劇的四個「下手」代表三千人馬的方法所容納的了。而在前者，或有可以應用的舊作品加以改編，是更經濟一點的事情。「看起來有點好笑」和有的題材非舊形式所容納這兩個缺點，證明了單是舊形式的利用是絕對不夠的；進一步我們要變更了舊形式，採進較進步，更適宜的表現方法來推進通俗文學。

考察新舊作品在形式上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差異在這：舊作品是直述的，新作品是間敘的。直述的方法，即開門見山，首先提出故事的主角。在小說上是：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州縣門外，有一人姓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精巧，琴棋書畫，吹彈歌舞，件件精通，……」（引自「拍案驚奇」卷之一）在雜劇上是：

「（卜兒）上，詩云：花有重花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引自元雜劇，關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在大鼓上是：

「我表的是宋江，在烏龍陞，殺了閻氏，問了個充軍發配，來到江州。李萬，張千，二長解，解住了一個好漢黑宋三。……」（引自劉寶全唱「關江州」）而新作品呢？

「依瓦魯河岸上有一種粗獷而無韻調的歌聲，在四月的春風裡騷動着，隔岸，遼遠的東方，黎明正藏在那邊白樺林的雲霧之下。而依瓦魯河的上空，却晴得無邊的海，北歸不久的燕兒，在這無邊的海裡浮着，是那麼迅速的。……」（引自「文學界」第三期，白朗：「依瓦魯河畔」）

這描寫是相當不壞的，且不曾落空。問題祇是，能讀這小說的民衆，是否可以了解，應用他的想像構出作者描寫的畫面，如果把牠朗讀出來給不識字的人聽，他們是否了解？如果我們將全故事複述一遍，這樣的描寫會不會被割棄了，而換上通俗的敘述？我承認這種手法是較高級的，但是，民衆對牠也是較隔膜。如果一開始就這麼做，單是這看或聽了半天抓不到中心人物的方法，就使民衆再回到舊有的「話說……」方面去了。倘說這是可以漸漸了解的，那也是以後的事情。因此，通俗文學的寫作，不能不向舊的東西去學習，獲得那直述的，明快的表現方法，而排除了瑣碎的描寫與精細的心理分析。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或是那成爲故事發展線索的角色，應首先提出，使讀者或聽衆有一個清楚的印象。否則，那毛病就不免說了半天還不知道說些什麼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放進一點新的東西，漸漸的提高理解的能力。

最後，我們要創造新的，最合宜的通俗文學的形式。牠將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是難以遽下斷語的。如果有，而且很多，那是以後實踐的結果，隨通俗文學正確的發展而來，不是今日理論的產物。

我們常聽見人說「內容決定形式，」這是很對的。有怎樣的内容，必須用怎樣的形式。好在通俗文學沒有限定用一種形式，牠不過有一個必要的原則，不管形式是怎樣的，總得接近民衆，能爲民衆了解。我們不必担心形式會妨害了內容，祇要運用得當。現在，可以討論一下通俗文學應該有怎樣的内容了。

通俗文學是提供給今日的廣泛的民衆的農人，工人，學徒，士兵，小市民，乃至初級中學以下的學生；識字的，不識字的，通俗文學的內容必須與民衆生活有密切關係。這關係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具體的說，可以是今日民衆生活諸方面的描寫，他們怎樣耐苦耐勞的工作着；當前的危機直接的給與了怎樣的迫害，引起了怎樣的反響，爲了要生活下去，他們用了怎樣的方法掙扎；另一方面，還有逃避，怨天尤人，咒咒等等。這都可以依照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感情的發展，寫成小說，編爲劇，畫就連續圖畫。和這相對，另一羣人的強暴，安樂與荒淫是怎樣的給與他重壓，也可以暴露出，使民衆看清了自稱爲「友人」的異族和漢奸的真寫面目。屬於過去一時代的東西，歷史上的事實，傳說中的人物，如果可以做爲前車之鑒的，也可以寫了出來。宋亡於元，明亡於清，異族的殘暴與民衆的痛苦，在今日聽取一番，足資警惕。至於易朝換代之際，若干懷有民族思想的文臣武將的至死不屈的事蹟，雖然不能完全合於今日的需要，而其千古不磨的精神，更足爲今日所效法。我們描寫岳飛，描寫文天祥，描寫史可法，並不是要我們完全模仿他們，而是要有那偉大的精神，壯烈的犧牲，做今日所需要的集體行動中的戰士；這過去的歷史與今日的現實兩個源泉足足供給給我們寫不盡的材料。尤其是後者，自「九一八」之後，我們沒有把這事蹟很好的寫給民衆，而新的又不斷的出現了。無論材料是今日的，還是過去的，通俗文學的寫作，必須有一個明顯的主題。出現於故事中的人物，必須是真實的，賦給人物的行動，思想，感情，無論是積極的，消極的，前進的，落伍的，乃至開倒車的，都必須是民衆自己的。同是遭受敵人的侵略，在一個智識份子也許會想到愛人，想到未竟的功業而要遠遠的逃避；在一個農人或竟是麻木，或竟揭竿而起。生活不同，行動，思想，感情，也就差異。不能單憑了想像，而要體驗。整個的故事，不必限定某一種結局，文天祥不死固然好，岳飛能直搗黃龍更好，那却背違了事實。揭竿而起也許能捍禦一時，也許就被現代武器殺得一敗塗地。要緊的是發展的合理。祇要真實，不必畫蛇添足，向壁虛造。萬千讀者聽者雖然不能寫作，確有比寫作者更清楚的眼睛。他們很可以清楚的判斷。如果寫作者有意或無意的欺騙朦朧，那樣的通俗文學必是一種糖衣的砒霜。

寫作者的態度也要注意。我們很容易在執筆的時候懷有這樣的思想：我是寫作者，你們是民衆，我是寫給你們讀或

聽的，流露了教訓與憐憫的意味。這結果，必然的得到了不親切，甚至於隔膜。寫作者自己應該把自己看做了民衆中間的一個，不是你，我，你們，我們，而是「咱們」。（「咱們」是北方用的一個代名詞，牠不同於「我們」，是在包括了說話的和聽話的雙方時候用的，少數是「咱」。）我們沒有理由把寫作者看做高一級的，或圈子以外的人。

四

通俗文學的寫作者應該是怎樣的人呢？我以為，祇要是從事寫作的人，都可以成為通俗文學的寫作者，如果他能够徹底的了解通俗文學的真實意義，肯明白自己的不足而去認真的學習。也許是善寫「某生者，姑蘇人也，總角從師……」的，也許是善寫「惆悵的春天呀……」的，都可以參加。在開始的時候，也許不能夠滿足實際的需要，却是能够慢慢好起來的。這就需要批評，需要互相討論，從中得到進步。如果我們立出一個嚴格的標準，抹殺若干有希望的寫作，那會減去很大的力量。過去不就有人說過啦？連續圖畫不是藝術，產生不了托爾斯泰呀。回答則是：誠然連續圖畫不能產生托爾斯泰，却可以產生密支朗格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他的作品是傑作，但是，我們沒有理由等待中國的托爾斯泰出現之後，再請他寫作；而且，我們的工作不是一個托爾斯泰所能相當了的。現在，倒需要着許多遠不及托爾斯泰的人來認真的工作。

寫作者過去的教養，有的可以幫助通俗文學的寫作，譬如曾研究了歷史的人寫起歷史故事來一定很方便，有的却是妨礙通俗文學的寫作，譬如太沉溺於舊的駢體文或「洋八股」的人，不免有一種濫調。後者，是要用最大的力量來克服的。現在已有人這樣做了，實是一種好的事情。但是，我們還要更多的人來做，各方面的人來做。扯遠一點說，不僅要通俗文學，還要通俗自然科學，通俗社會科學，以滿足民衆的需要。而且，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哲學，與文學不是漠不相關的。

通俗文學的流傳，在今日，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一方面有唱本之類，一方面有「一折八扣」之類，縱然我們明白一本新寫的岳飛比「說岳全傳」好，如果我們的出版物不能把價值降低到「一折八扣」那程度，事實上是難於代替了牠們的。現在有些新書印出了普及版，而普及版的價錢還比翻印本貴，翻印又貴於「一折八扣」。我們怎樣能够大量的印刷，減低成本，這個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的，牠需要關心文化的寫作者與出版者共同來解決了。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即使有若干種好的作品，每種不過印上三五千冊，這時候，通俗文學不過是小圈子中的東西，不能夠真的流傳到大衆中

聞去。

今日的中國民衆，是極缺少正常文化教養的。他們於勞動之餘，應該給以精神的食糧，使他們多讀，多聽，多看有益的書，多聽，多看有益的文字與圖畫，於欣賞中得到啟示。我們不該再把文學據爲少數人私有的東西，而要向廣泛的民衆中推助。文學通俗化實是非常必要的。從事寫作的人，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應該多寫，多印，利用種種方法使民衆接觸到牠。這種工作，在今日，其重要性不亞於充實物力，準備國防。這種工作，是建設新中國，復興新中國的一重要部份！

漢 浙江 口

葆元參燕號

人參鹿茸

白燕蒙桂銀耳

老店黃陂街瞿家巷口
支店一碼頭江漢路中



坐半邊椅子的人

方家達

趙開雲跟在楊公館傳達李長生的屁股後面，走進那個富麗堂皇而嬌小玲瓏的客廳裏面了。

「請坐，老爺，就下來。」

李長生向趙開雲說話那個派頭，跟他老爺一個型，對於那些坐汽車，包車的客人，他灣腰低頭的在後面跟着，身子自然而然的矮了三寸，但對付趙開雲這班脚色，照例眼睛爬在額角上，身子也好像長高了一點兒。

說完轉身就走，茶都沒泡一碗。

「好，好……」

趙開雲連聲兒回答，朝着李長生的背影，打算呸一口濃痰，心裏暗罵：「入娘蛋，你是什麼東西，」痰跑到嘴唇旁邊，一瞧不對！脚板告訴他，地上是軟綿綿的地毯，趕緊就用兩片嘴唇包住那口痰，低下頭四處找痰盂，眼光朝每個角落裏掃射，客廳裏沒痰盂，這家老爺是留美博士，洋派，客廳沒這條伙，痰打小手帕裏吐，趙開雲沒帶手帕

，心裏一急，骨陸一聲，那口痰嚙到肚子裏面去了。

客廳東邊擺着一大兩小皮面沙發，西面是一排美國淡黃漆西式木椅，東西中間靠牆一張方桌，方桌兩邊各有一張靠背椅，方桌對面是一扇大窗戶，掛着鴨黃色洒小紅點兒花的窗簾，現在扯開半邊，打外面透進金紅色陽光來，照得客廳通亮，窗戶低下，有一張矮腳書櫃，兩扇玻璃門兒緊關着，裏面靜悄悄地站着三排洋裝燙金的原文書，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俄文，還有世界語文，雖然有點兒擠，却十分整齊清潔。

趙開雲站在客廳裏，全身不得勁兒，不知應該往那兒安放才好，沙發軟軟的，多舒服，他自己警告自己：「不能坐沙發，那樣兒在余廳長面前不恭敬！」頂好，應該坐在西面那排木椅上，可又離廳長遠了一點兒，（以歷年來的經歷告訴他，主人見客，準坐在沙發上）說話不方便，減少注意力，「有關係，這大有關係！」於是，最後，他選定了方桌左邊那張靠背椅，作為安放屁股的地方，又恭敬

，又大方，離余廳長坐的那張沙發，相隔不到三尺，頗近。

按照他的主義，某項：計劃——決定——實行，於是他將屁股輕輕地，小心地，安放在那張靠背椅上。

坐下以後，趙開雲心裏又計劃開了，不過這計劃只在心上一閃，馬上決定，實行，那就是坐的姿勢，應該怎樣坐才算合法，因為在某一種人面前，有某一種坐法，不然——否則……那麼就不合法——不對——不恭敬！

先得從屁股上計劃起，坐是以屁股爲主的，在廳長面漆前，不能讓屁股太舒服，一舒服，就不恭敬，這得以椅子的面積作比例，他決定只坐半邊椅子，那就是說他的屁股半邊坐在椅子上，半邊懸空！

不過這是暫時辦法，至於坐半邊是否可行，等廳長出來見面談話，那時候再說隨時以情勢改變，或進而坐三分之二，或退而只坐三分之一，反正屁股是趙開雲的，他有全權支配應用，進退自如。

坐的地位決定之後，跟着就是坐的態度了，背呢，不用說，理合畢直，胸朝前挺，千萬不能靠在靠背椅上，壓根兒只坐半邊椅子，往後靠，成個什麼樣兒！手呢？右手攔在膝上，無計劃之必要，左手抬起來放在方桌面上好嗎？還是——？不對，又不是老朋友，那有這個道理，而且放在桌面，不是違反了「恭敬」！得，還是也跟右手攔在一塊兒，——也攔在膝下，可不得握成拳頭，也不得互相疊

着，要五指拚攏，伸值，平放在膝上，右手掌放在右膝，左手掌放在左膝，各放各的！

至於談話的姿勢，輕重怎樣談；臉上的表情，到時候就該笑，微笑，輕聲兒笑，——可千萬不可打哈哈！還有一個老皮氣兒，坐在椅子上愛用脚在地上踏拍子那個老皮氣兒，在廳長面前來不得那一手！記住。這全是跟廳長見面談話的時候的隨機應變，先不必決定，也不能決定。

好——一切計劃，決定，實行完畢，趙開雲就這個模樣兒坐在靠背椅上，等候余廳長駕到！

是春末夏初天氣，有半點兒熱意，客廳裏却冷熱均勻，綠綺微風，由窗戶眼裏攢進來攢進趙開雲的鼻子裏去，夾着一股丁香花味兒。

一分，兩分……滴嗒……滴嗒。

二、

余廳長的寢室在樓上。

樓上，一片亂，廳長剛起來，男女僕人忙着侍候。

廳長太太在牀上翻個身，又睡了，她昨夜辛苦了。

客廳裏坐的那一位，兩隻眼睛始終沒離開窗戶，窗戶外面幾株紫丁香，開得正好，迎風招展，有點兒古怪，趙開雲並沒注意那個，他心坎上正在計劃，右手摸摸右邊口袋，那封趙八爺寫的介紹信，藏在口袋裏，安然無恙！

趙八爺，前任本省特貨局長，現在告老回家，去年八

日做五十幾壽，趙開雲跟他老人家不知怎麼一來，樂上了一点兒瓜葛關係，他居然喊趙八爺做「八叔」！趙八爺也則竟不反對這個稱呼；因為有了喊「八叔」的資格，失業五年多的趙開雲費了三個月到「八叔」府上請安的工夫，現在算是得到他老人家一封介紹信了。

那天，——就是昨天，趙八爺親手交給趙開雲的時候，向他說：

「開雲！(多親密！開雲果開了。)我瞧你少年老成，半前途無限，好好兒幹，余廳長正紅，他是我的學生，這封信，我不寫則已，你放心，別慌，差事不管大小，幹了再說，奉公守法，要奉公守法，慢慢地往爬上……」

接着趙八爺以「八叔」的態度，向趙開雲訓了一大篇：將自己歷年做官的經驗提出百分之一傳授給趙開雲話之後，照例長歎一聲：

「唉——，我老了，」老而黑的臉上泛起一絲乾枯的笑，「十年特貨局長，就弄了這根寶貝，」他將手裏那根象牙鑲寶石的煙槍，在開雲眼前幌了一下，「也好，老年人抽幾口，散散心，這是你們年青人的世界，好好兒幹吧。」

「是——……是——……是——」

趙開雲沒說別的，「八叔」說一句，他答應一個：「是——」趙開雲在心上也說了一句：「八叔」說的全是，余廳長是八叔的學生，這封介紹信不寫則已，余廳長正紅，

正紅！他心上一片紅光，紅光裏面開了一朵小百合花，噯呀，噯呀！多美。

「飯碗」有了着落。

「哈哈！」心上笑開了。

余廳長還沒下來，剛洗完臉。

趙開雲低下頭來望望腳，脚上一雙皮鞋年老了，褪了色，打了皺，塗上一點油，也不放光，鞋底穿了一粒扣子那麼大的洞兒，襪子後跟破了補了三回，多寒酸！「是！有了差事，先得買一雙紋皮鞋，兩雙絲襪，還是身上這件夾袍……咳，什麼全得換，這是門面。」……

靠沙發那邊淡黃色牆上掛着一口美國牌子圓壁鐘，猛地響了一聲：

「噹——」

這一聲，將趙開雲從「門面」裏驚醒過來，抬頭一望：十一點半！

十一點半，廳長還沒來，他是十點半來的。

余廳長正在樓上喝咖啡，吃巧格力菓子麵包。

「別性急！」趙開雲自己安慰。這算什麼，等個天把也沒關係，「八叔」說的是，要慢慢地好好兒幹，得忍耐，有涵養！」

別性急，又過了一刻零三分！

零四分，五分，六分，這才聽見離客廳不遠樓梯上有了響動，通！通！通！……余廳長下來了！

趙開雲扭轉脖子，看見余廳長打過道朝客廳走來，心裏一陣跳，血潮上湧，身體輕輕打顫，有點兒慌亂，頭腦却十分清醒，全身用勁兒，每個細胞作準備，打心坎上大聲的喊：「態度要大方面自然，要恭敬！」

余廳長沒進來！

這怎麼一回事？

別慌，他本來打算走進客廳見客，忽然尿漲，到洗澡間小便去了。

小便放完，余廳長蹣跚着方步來到客廳。

前腳一進門，趙開雲趕忙站起來。

一鞠躬，八十五度，再鞠躬九十度，三鞠躬，九十度

點五。

鞠定躬，口裏就唸！

「廳長，您好！」

唸完了，臉上不多不少的堆上笑，必恭必敬站着。

廳長的頭蠕動了一下，不出趙開雲意料之中，就朝沙發裏一躺，手一揮，留着美國式的小辮子的厚嘴唇擠出一句美國式的中國話：

「坐下，請。」

趙開雲擰着腰連聲兒唸：

「是，……是……是。」

一邊是，一邊坐在靠背椅上，當然，只坐半邊，一切全照起先計劃中的那個模樣兒，不過，這時，爲着說話請安的便利，上半截朝余廳長那方更向前挺着點兒。

緊跟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僕，用磁盤端進來兩杯龍井茶，廳長一杯，趙開雲一杯，當女僕將茶擱在方桌上，趙開雲沒有忘記站起來，但隨即坐下來了。

接着，女僕在鑲銀煙盤裏，取了一根呂宋雪茄遞給余廳長，擦火柴，她又取了一根七星牌紙煙給趙開雲，趙開雲馬上站起來，抱歉的推辭：

「我不吃煙！」

不吃煙，就不吃，女僕不勉強，她將那根煙重新送回煙盤。

走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余廳長左腿疊在右腿上，一閃一閃的，嘴裏噴出來一股青煙。

余廳長的眼睛朝天花板上瞧。

趙開雲的眼睛對準廳長那方沒動。

青煙在他們兩個中間，凝結成一層濃霧，趙開雲從霧裏望着余廳長，他感到余廳長離他有三萬八千里那麼遠！

余廳長儘抽雪茄，彷彿忘了趙開雲。

趙開雲始終着慌，心直慌，直跳，血也在直上湧。

兩下就這麼靜默着；空氣跟青煙凝結在一塊兒，趙開雲想開口，却不敢先開口。

可是應該是說話的時候了。

他集中力量，提高勇氣，快而慢的從口袋抽出「八叔」的信站起來，雙手捧着，手輕輕的顫，從霧裏呈遞過去，心裏早已計劃過的句子，這時從口裏說出來，有點結里結巴：

「廳長……這……這是家叔的信，請……請廳長過目……家叔問好，……命我來……向……向廳長請安。」

信在余廳長手裡，趙開雲退回原位坐下，一顆心跳得更厲害，打喉嚨往外攢似的。

緊張慌亂，他一雙眼睛沒命的睜大，釘住廳長那付看信的肝臉，想先在廳長臉上的表情，找出一個答案來。

瞧！肝臉上有了笑容，趙開雲那顆心收回去一寸。樂開了！只要廳長臉上有笑，就有辦法。

余廳長看完信，拆疊，裝入信封，而且放在洋服口袋裡：「我的天，廳長將信放在口袋裏，有辦法！」趙開雲差一點沒喊出來。

「呵，——」廳長開了口！

八爺「好。」

「托福，托福，他老人家福安。」

接着，廳長：

「唉——」

怎麼，廳長歎氣，這一聲，趙開雲猛地打了一個寒戰！「我的媽，這怎麼辦！」

「你來晚了，廳裏早滿了！」

趙開雲週身的血凝住了！

廳長的雪茄朝方桌一指：

「那個抽屜裏面，還有千多封信！沒法安插！」

這個心裏冰涼，口裏却永遠沒忘記：

「是——」

「唉——」

又是一聲歎氣！天！

廳長抽了一口雪茄，趙開雲眼前一層霧，一片黑！

「人事問題，唉，人事問題，這問題比什麼都難解決。昨兒個我跟楊廳長還說起這個……」

「是，是——」

趙開雲一交跌進漆黑無底的洞裏面去了，沉！沉！往下沉！

五年失業，好容易攢到這個門路，一下子給余廳長幾句話，打個粉碎稀爛。

糟糕透了！

可別慌！余廳長噴出一口青煙子，又開口了！

「不過，八爺介紹的人，我總盡我的力量想辦法的，何況你又是八爺的令姪。」

好！好！好！趙開雲打心底深滿，沒命的喊了三聲好！

這一下，他從十八層地獄一筋斗翻九層上天，再落回原位，笑得那麼恭敬而可愛！

「是，是！謝謝廳長栽培。」

空氣緩和得多了。

窗戶外面吹進一陣初夏的風，那層霧淡了一點，趙開雲將悶在肚子裏的空氣散出來，他額上有幾顆汗珠，腦壳頂上熱氣，廳長在喝茶。

他熱，背脊上的汗，一個勁的往外流；口裏發燒，可以喝個十碗龍井茶，頂好是冰凍汽水，可是他望望方桌上九那杯茶，預備端茶的那隻手，不敢抬起來，「廳長喝茶，我也喝茶，成何體統！」

別說口乾，肚子裏起火，也得忍耐，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要有涵養！

當心！別因小節而誤大事！要緊！

余廳長像還沒睡醒似的，現在正在打哈欠，胖胖的身子埋在沙發裏，是個大官樣兒。

雪茄只剩半截了。

三、

怎麼？廳長衝着那半截雪茄又老不開口，還應該有話說！

應該有話說，可又老不說！

趙開雲心裏一急，就擠出兩對六個字：「要忍耐，有涵養！」

有涵養，余廳長又像忘記他趙開雲？

就那個模樣兒等着吧。

不出五分鐘外，雪茄尾巴丟到玻璃缸，余廳長從沙發裏猛地站起來！

嘿！他走？

就這麼罷了不成？

趙開雲等着下文啦。

鎮靜！

着慌幹嗎？余廳長站起來伸個懶腰，流通流通血脈。

懶腰伸完，又理到沙發裏去，彷彿才瞧見趙開雲，胖臉上兩片厚嘴唇響起來了：

「呵——趙先生（趙開雲心裏發癢，廳長喊我趙先生）！在那個學校畢業？」

這個，三年前，花了三塊二毛，在清泰街楚明刻字店早已辦安全套，以備不時之需一問就答：

「報告廳長，我是本省高等師範畢業的。」

報告完畢，噯！該死，怎麼忘了呈遞履歷片兒。

馬上從口袋裏取出來，呈遞過去。

余廳長一目十行，眼睛在履歷片上一掃，就重在沙發上，趙開雲有點不舒服：怎麼不同「八叔」的信一塊兒放在洋服口袋裡？

莫非不用咱趙開雲吧？

「呵——算術系——那麼——那麼趙先生對於數目字很有把握！」

答：

「不敢，不敢。」

余廳長在愛丁堡大學專攻政治，對於微積分，代數等項，不十分在行，三角座，廳長留美的時候，戀過三角愛。

廳長臉上笑，趙開雲樂開了，可不敢笑出來，只在心上打哈哈。

「哈哈！——」廳長打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場哈哈，就說：

「人材，人材難得，難得，八爺令姪——那麼——好的，好的，我想辦法——不過，唉——趙先生來晚了，高一點位置早已滿額，——等着瞧吧。我就想辦法！」

「是！……是！……是！承廳長栽培，我當努力以圖報稱，才不負廳長的恩典。」

——我就想辦法！好！好！好！嗎呀！

趙開雲想爬在地氈上對半廳長磕三個頭才痛快：

廳長又在打哈欠，哈欠告訴趙開雲，這是應該告辭的時候了，小人見大官，處處都得留神，就連坐的時候，都有一翻學問！時候短，不成！大官不高興說你沒坐性，性格輕浮；坐久了，不成！他討厭，他一句話是顆真珠，沒時候跟你扯開天，有是有的，你不够資格，趙開雲明白這個，——不光這個，他全明白！於是半邊屁股離開椅子，邊離邊唸：

「謝謝廳長的恩典，我改日再來叩安！」

「好，——好。」

廳長沒留客。

廳長送客。

送到客廳門口，做客的就灣腰致敬，搖擺！

「不敢，不敢，請廳長留步，實在不敢。」

不敢就不敢，美國人向例不會講客氣，何況客人是

趙開雲。

一鞠躬，九十度。

「多謝廳長的栽培。」

客，必恭必敬走了。

通，通，通，廳長上了樓。

「瑪麗起來麼？昨夜她也太累了。」

趙開雲經過傳達室，朝李長生笑了一笑。

「入娘蛋，有你的，往後瞧着吧。」

馬路上一片太陽光，太陽在笑，馬路在笑，過路的人全在笑，余公館門口騎着一個捲兒似的哈巴狗，也在笑，全在笑。趙開雲想捂着地親個嘴兒。

世界是可愛的。

人生值得留戀。

趙開雲跑跳，不知怎樣才好，在馬路上打個滾兒玩

吧。

他眼睛裏洋溢着新的力，活潑的光明。

他希望：有那麼一天，能够在那個可愛的客廳裏，背

靠在靠背上，手擱在方桌上，愛怎麼坐就怎麼坐，向余廳長報告政務，那就好了。

不難，好好兒幹，慢慢地往上爬，不難，忍不住笑。哈哈！

拐一個灣，才感到，沒別的，屁股微痛，有點兒腰酸。

酸。

這要麼緊，

沒關係。

哈哈。……

新書介紹

袁昌英著 山居散墨

已由商務書館發行

「山居散墨」是袁昌英先生近年來所寫的散文，內分論著，批評及隨筆三種，袁先生是專門研究西洋戲劇的，故在論著與批評二項內，多半是討論戲劇問題的文字，如「論戲劇創作」是「沙士比亞的幽默」。「易卜生的野鴨」之類，均經過極細心的研究，始得到的結論，至於隨筆一類的文章，也多是膾炙人口的妙品，現已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問世，度必人所爭購，先觀為快也。



感

紫
墟

西安變故，給過我們猛重的打擊，留下了不能忘記的悲憤！偶過書肆，驀然看到「西安半月記」和「回憶錄」出版消息，不禁又湧動了心的波浪，但我買時，這店却沒有了，回來後，倒又從別處借到！半夜的光陰，我一氣讀下，到掩卷時，技頭的鳥聲已嚶嚶滿耳，淡紅色的天光，誰知道晨熹竟已冉冉出土！

感

起床來，一輪朝日正迎着窗口，莊嚴，偉大的神光，溫善，燦爛的曙色，立刻比襯出腦子裏兩個可敬可愛的影像來，我俯首肅然：

「人格」真生命的至寶啊！

西安半月記和回憶錄不過百多頁的一部個人日記，而看了之後，所受的是大大一個感動，這些教訓，清清楚楚地一字一字刻上心版，我想永遠也不當忘記。

第一敢示我們的是：「誠」與「愛」的偉大。這一個驚心震胆的叛變，在當時引起的是多少人的悲憤，羣情激昂，上下騰怨，連七八歲的小學生都要得叛徒甘心的熱烈，全國政府官佐，沒有一個人不主張撻伐。然而蔣夫人却獨豎和平之旗幟，而堅持鎮定，寬大，決心與劫持者

作正義之周旋：

這時，謠傳的是「血與火充塞西安，該處已成赤色世界，」大多數的人都莫不成感寡歡，憂形於色，以為：「委員長即未死，亦難倖免，」委員長與 夫人的情誼就國家，就朋友，就家庭，就人倫各方面括起言，誰也知道是超過一切人的深厚，當此情境之中，蔣夫人的悲痛當忘了一切，何況事件的糾紛，悲感，失望，……像條條的鎖鍊加到她的身上，果然，這時候「欲思索真理固難，欲堅持信仰更難，」她不得不也陷入了一陣危疑的地步，但，「信仰可以移山，」從黯慘的疑慮中，依然奮起，對軍校學生作了懇切有力的訓詞，昭示他們鎮定，慎思，容人，赦免，愛同胞，愛仇敵的偉大精神；打開一班智識納來電的疑團，始終抱着同情與愛心，踏進衆人均以為是虎穴，是火坑的西安去作避免戰爭的和平奮鬥。

對於張，在旁人的眼裏都做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蔣夫人于他，應當是如何刺骨，然而甚至接到其來電裏面有對 委員長很多不遜的語意，還念到：「安知此電果為張所親筆簽發者？安知張非與其部下有隔閡者？即此電確為

張所親發，又安知張非在激昂情緒下措辭失當耶？」啊！這種寬明，曲予的對仇人之亮原和體卹，誰還能不被感格？讀到這一段時，正是和人在生怨恨的心，驀然如受晨鐘，猛然自悟，我一時愧悔，憤懣，哀傷都化作了繁繁的兩腔熱淚，捫住書，禁不住哭了，她們以為又是爲了委曲在傷心，作不平的嗚咽，誰知道我是流下懺悔的眼淚！嗚！假使不憤一時之氣，稍爲思量委曲我的環境，加察她的苦衷，再回頭多想想自己的過失，又何至今日？——我究竟太幼稚了啊！

夫人始終以這一顆偉大的愛心屹立在波瀾澎湃的事變中：飛抵西安與張楊會晤的當兒，照人通常的情緒，便是「分外眼紅」，而正常的態度，忠誠的語言，終於穩定了青年人容易奔沸的血液，出現他純潔的天真，而這大的一九場風波，輕易地竟和平解決了；設當時沒有這大一個愛期之活力斡旋其中，雙方的不瞭解；仇視，中傷，敵意；……結果把爭端擴大，把事象的面目更塗得糊塗，民族國家，領袖的命運，一定是演成一個不堪設想的悲慘結果，那裏能有今日呢？

「……世界上有許多事，皆非躁急之舉動可以成功者，唯多驟一致漸進之行動，乃可得真正之進步……」躁急者百分之力量，祇能得一分之收穫……」這幾句話，我想每個熱忱愛護國家的青年朋友們，我們應當銘在座右，

錨在心版！

同時教訓我們的是，光明正大的態度！大無畏的精神！是非時常是像一個怪魔，挑播在人類當中，情緒的人們最易受搖動！因此構成了宇宙間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嫌疑，怨咀，不平，哀怨！然而光明正大的態度，始終有一日可以把這一切罪惡掃除，驅逐；而獲得更忠誠的信仰！

委員長素本其勇毅！正大之個性，立身處事始終是公道，嚴明，光明，磊落的態度，像他虛心待人，責己的這種高行，打開歷史，從來領袖賢哲之中頗不乏人，然而世俗的道德觀念不免多偏向一面，多以卑躬屈節便是最典型的行爲！固然，這種誠心克己恕人的行爲，時常可以使怨仇消滅，然而很少能還使怨仇化作忠誠的友誼，或者使對方能明白自己的故失，而勿憚改；更少能保持自己應有的尊嚴，只一味的謙虛而已，這種自謙近於「過」，「所以猶「不及」，只能救了自己，而不能同時救了他人！委員長處叛險難之中，他取的態度却依然是沒偏弊的，當自尊的自尊，當反問的自問，能够把本人所代表的人格，地位分得非常明白，爲了國家領袖的資格，他身在虎穴之中，縱然孫銘九揆手槍脅之，對於罪惡，始終勇敢的，正義的，阿責牠們，再退到師生關係上來，於張幼稚的行爲，不假姑息地懇切訓誡，看了和張初見面的一段談話，張首先的緊張，其次的脅迫，最後的溫軟，委員長在中央政府與西

安叛軍的兩對立點上，始終是「余爲上官，汝爲叛逆，」與張絕不作圖一時生命安全的妥協，這一股光明，雄耀的正氣，究竟壓倒了宵小不法的逆行，而對邵譚到張的時候，數詞，婉致的言語，又一片苦心孤詣的父母衷腸，怪不得張以後見了祇有流淚啊！——他還能說甚麼呢？除了感動！除了懺悔！

這一次猛重的變故，居然作和平的平息，張竟自己小心翼翼，誠懇地隨 委員長夫婦來京請罪，我們的領袖得安然再返委座，人民未曾罹受砲火的慘禍，我們相信委員長光明，正大的危行，奠了深厚的基礎！而 夫人忠誠的信仰，真切的愛心，果然是做了「上樑蓋頂」完成的工作。這種偉大的修養和人格，我們怎麼不只有低頭和感傷？！

不幸自己連日正陷在一種極傾軋的情境之下，接受了許多侮辱，也同時接受了許多愛憐，一時人間像一隻鬥蟋蟀的丸鉢，對面的盡是仇敵，只有爭鬥，只有死傷；一時又似乎人間就是一個大的家庭，周圍的人都與我有一層血統的關連，每顆心在患難裡畢竟是息息相通的，無限同情，無限友愛！一日萬千變化的心景，從未有一秒忽間給他把住和鎮定！讀這部書，我捲卷幾次，我也抽卷幾次，而終於要在長夜讀完，我終於捫心自撫！愧息！

自己明白：躁急！多言，多感爲生平的劣根性；極小的感觸，時常要生出大的憎喜，却又不能蘊蓋在中心，便

由言語儘情的宣洩，多言的結果傳播在多言的人情習俗之中，容易引起來很多誤解，錯解，惡解，攪成多方面的糾紛，自己難得的煩惱和苦悶，有人說煩惱不會找人，倒是人愛自尋煩惱，我以爲也不是自尋，只是自惹，自己不知涵養，惹來的煩惱又徒想牢騷發出，一起交給別人，這都是如何不合理的行爲。——但却也不是有意，不過是一種似乎向公理伸訴一樣！

伸訴的結果很難是得到具體的影響的，在躁急的青年之心，便當激起一種反感，所以不獨自己自知，眼前一般的朋友們多都是咒咒生命，怨怨人情，疑慮宇宙間一切活動的現象，又因爲牠們的情感正是蓬勃的，衝動的，豐滿的，也覺得人與人之間是如何冷酷，正不知是自己過於熱切了相對出冷漠和枯寂！而怨咨人生，也怨咨自己，生活中他便成了興趣和歡樂，添了悲憤。

離了學校的年來，受着逆境的顛播，自己深深渲染了這種反復的，矛盾的苦痛和色彩，時常是牢騷滿腹，憂來無方！謝謝 L 先生！她給我隨時的警示，懇切的教導，漸漸略爲解得虛心待己，作退步思，回頭想的一條通路，而這一本書讀後，更給了我最有力的一種猛省。當想起自己和 S 目前構成這大的嫌隙，乃想到 委員長坦白的態度，蔣夫人入微的體諒，我的確羞慚啊！

朋友呀！我們應做效吧！互相諒解！互相饒恕！

讀書後的這三日來，我的感及一切，也許是獨因心緒的不同，環境的不同，於我要特別顯著，但我以為這一本薄薄的冊子，給我們青年是很可珍重的寶鑑，我們知道：「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有為的青年姊妹兄弟們！我們勉勵！我們警惕，我們要努

力！

讀書後，幾次不能自己按筆欲寫所「感」，用以自勵；但乏恒的個性，真令羞澀，礙！恐人！這是如何可以忘記的幾個教訓！猛省哪！

青年良好讀物——

菜根譚

明 洪應明 著

薛 誠 之 編 校

每 本 售 二 角

菜根譚是諺語化的語錄體的小品文，在明季頗為流行，全書經薛誠之先生詳細校正，並加註釋，為青年良好讀物，可用作格言讀，可用作模範文讀。

華中圖書公司發行



一 夜

鍾曼之

這兒是東北某村的一所古老的屋子。

十八世紀的中國式老屋，顯得太古老可憐，牆壁上的白粉，都成了黑灰色，並且還有不少的窟窿。

這樣一所破舊的老屋，蹲在這廣漠荒涼的原野裡，就像一頭負了傷的巨獸，淒涼的風雨和深黑的夜色，更增加了牠的呻吟與絕望的悲哀。

破大門已經擋不住風雨了，旋風不時的吹來，隨着擠進來了一陣陣的雨沫。

正坐在門前不遠的大脚奶奶，揩去臉上偶然沾着的雨沫，心裡感到了一陣空虛。

一股大點的迴風，輕狂的掠過，她打了一個寒顫，忽然側面的房門「吱呀」一聲被吹開來。

大脚奶奶吃了一驚，心想今天正是大兒子剛殺死後的一百日；沒得錢，沒燒紙錠，說不定是陰靈回了家。

律法大脚奶奶不懂得，爲得三石田地，不肯給××強佔去起甚麼「營房」，「據側邊人說，這不是死罪，……

死罪活罪她可不敢管，兒子死了才真够使她傷心，媳婦急瘋了，更加使她嘔氣。

她瞧瞞坐在角落裡的瘋媳婦，三十多歲人，無端被××槍殺了丈夫，大脚奶奶深深的領悟到了個中的苦狀，她同情媳婦，但他不能本能的去給她安慰，講到安慰，她自己又何嘗不急切的需要安慰呢？

枯黃的臉面，魚白色的嘴唇，兩隻乾癟的手，從沒停止過的在舞動，口裡老是嚷着「我要丈夫。」不常的哭笑，也使大脚奶奶感到生氣，……

瘋媳婦的一切，使她不敢想像了！瞥轉眼光瞧瞧二兒子剛果，她臉上挂起了一絲會心的微笑。

在近來她所期望這十八九歲孩子的，簡直使她自己也不敢相信，她幻想過她的兒子將來能够發跡，能够吐氣，能够洗刷過去和當前的一切。

然而幻想終歸是與事實相反啊！瞧着目前兒子這般模樣子，就足够使她納悶，皺着眉，苦着臉，呆瞧着瘋嫂，連正眼也不望着娘，這樣的兒子有出息嗎？這不能不使她生氣了！

她希望兒子能够常時多望她幾眼，但她自己也不了解這是甚麼心理，她總有一種這樣的感觸，如果剛果多望她

幾眼，她的心靈就正如得到了聖靈的滋潤一樣的快樂！

以往的事她不敢回味了！她深深的記住，大兒子臨刑前給她的那一瞥的眼光，她不敢想起那眼光，想起那眼光，她就不自禁的感到抓心似的難過。

她懂得眼光中包含着的意義，由懂得這意義的緣故，於是她所期望於剛果的就更加大了。

不知怎樣，自從她的剛毅死後，她的心比從前會聰明起來，因此她也就更容易的感到了痛苦的襲擊。她望望屋裏一盞煤油燈，在這淒風苦雨之中，顛巍巍地放着暗而且淡的光亮，顯得陰沉怕人。

「剛毅！——你回來了吧！」眼瞪住陰暗的所在，她喃喃地說，「百日不燒紙，這怪不得為娘啊！嘿！燈你真弄得幌吧！好孩子，有靈應，誰殺你，你就找誰！……」

剛果一肚皮悶氣正沒地方排洩，聽完大脚奶奶的話，冷冷一笑。

「找誰？死了死了，出皇帝哈，你長長燒香啊！」這麼來可把大脚奶奶氣壞了！撮嘴唇：

「畜牲！你強嘴啊——好！好，孝子死了，到還長長嘔畜牲的氣。想出皇帝是歹心思嗎？……」

老人家照例如此，一點小事，總得哭哭啼啼的收場，不過剛果也明白，老娘心底的創痕，是常常需要淚水去洗滌，老年人的哭，不是就等於年青人的憤怒嗎？

「我不叫他找××，你——畜牲，十八九歲，能够找××不成？」

「找××？」他不自覺的反問了一句。

「找××。」大脚奶奶仍沒好聲氣。

哥哥的慘死，引起了她內心的恐懼，不提起不心驚，現在他感到自己時時都有遭同樣命運的可能。

「你說——你說！我不能嗎？」聲音強硬而尖銳。

瘋嫂也驚得聳着耳朵在聽了！大脚奶奶膝蓋互相交疊起來襯住了那隻托着左腿的手，不正眼望他，也不作聲。

風雨在簷外呼號，零星的有幾聲鼠叫。一具流血的尸骸出現在他眼前了，一具……二具……呀！這還了得的來殺的。」

「我要滿足的自動死去，我不肯讓××像殺豬狗一般的來殺的。」

他不自主的站起來。

「咯咯咯——阿哈哈！」瘋嫂子釘住他發笑了。

他橫掃了她一眼，搔搔粗短的頭髮，又想起了甚麼。

「笑甚麼，安靜些！——木大哥說得好：『亡國奴是和豬狗差不多的！……』」

風雨沒有起先那麼有勁了，燈放着靜默挺直的光輝。他來回的踱着急促的步子，身影拖得時長時短的。雨

後的餘液，還在簷上慢吞吞的半天一滴；蹣到簷邊，伸手向外想接住一滴餘沫，等不到「噠！」的一聲吐出了一口痰沫，似乎想起了甚麼，又回身。

「要幹就今夜起，媽的！」

手死勁的朝側面牆上一擊，是磚牆，沒多大的回音，手倒感到熱辣辣一陣酸溜，大脚奶奶感到異樣，走過來扒任那手，關切的揉揉。

「幹嗎，你也瘋了啊！」

他憤怒的擺脫手！

「幹嗎，天曉得，我要到木大哥那鄉去，我不肯讓他們像殺豬狗一樣的來殺！」

大脚奶奶呆瞠住他，她懂得兒子的性情，說得出，做得到，在這種俯勢之下，她老邁的心，也不自主的在激昂，同時眼眶中又老例的落了淚水。

「我也不忍瞧着活生生的兒子像豬狗一樣的被人殺啊！」

她頹然坐下去。

雲飛快的在移動，天空中，有了不少花白色的空隙，他仰望天空，「雨是沒有了？」心中在想。

三人間有暫時的寂寞。

意外的，瘋狂的嫂嫂，猛獅般的撲過來，險些撞翻了頹然坐着的大脚奶奶。

「二叔！你殺你大哥的仇人去？」

他會心的點着頭。

「我去。」

他搖頭。

「我是娘兒嗎？」

他依舊搖頭。

「那爲什麼？」

他上下的瞞瞞她：「你——你是娘兒到沒關係，但是……但是……你有病啊？」

「病嗎，我沒得病，二叔！我並不瘋。」

「然而你殺雞都怕哩？」

「這與殺雞不同，二叔！」

大脚奶奶站過來，替剛殺嫂輕輕拂拭散亂的頭髮。

「孩子，你——你托佛爺洪福，好了嗎？」

「奶奶！我同二叔一道去？」她下意識的一笑。

搔搔自己蒼老的白髮，望望媳婦枯黃的臉，又想想兒子方才的話，大脚奶奶得到了個新的覺悟。

「這世該有啥個活頭，好去，我也願去！」

剛果奇異的望下娘。

「甚麼？」

「我也去！」大脚奶奶做出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好姿勢。

他又懷疑，娘準是懂錯了他的用意。

「這是去死啊！」

「啣！死嗎？」她年紀老了，聲音有些兒沙：「七老

八大，那個怕。」

「不怕就好了，也那個，死，死在一堆。」剛果感傷

的點點頭。

微風過後，四面的林梢發了一陣些微的輕喘。

輕巧的吹熄了燈，再掩關了門。

三隻腳踏著雨後的泥，三隻手互相摻扶着。

大脚奶奶不自主的回頭，這古老的房屋，在月光下分

外的現得寂寞，她輕輕吐了口氣。

「四代的老屋住不下了！」

心底子裡一陣辛酸，湧出了泉源般的老淚。

雲箭一般的在飛散，月色更明朗了！

夜深了，有濃重的濕氣，走過一處，總有幾隻狗，有聲沒勁的在吠，他三人心情同樣的苦悶。

月亮已皎潔的浮在當空，沒有多大的霧，也沒有多大的雲，只是遠遠天角上，鋪着些微乳白色雲影。近邊林杪，清淡淡的浮着一層雨後的濕霧，微風輕巧的掠過，近身的林梢：不時有餘滴，頑皮的撒在各人的身上，頂上，頓頸間。

木養銳的思想才力，在這村莊上誰個不翹起大指拇佩

服。（當然××人也最忌憚）沒得妻，也沒有母親與兄弟，

爸與剛果的哥哥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九一八」以前，木家

長三字一提起「婦孺皆知」；現在，甚麼也完了！他私自

藏下了幾支槍——這個只有剛果才明白——是爸慘死後，

他絞盡了心血，在隊裡挽花挽來的，他也曾勸過剛果，但

他總以為這不是一件好頭的事，所以沒有勇氣接受……

如今這半里路的距離，已經儂倖的逃出了查夜×兵的視線

，而達到了。一隻熟悉的花犬，繞着尾巴衝過來。

狗對他擺動着尾巴，又在兩個陌生的女人身旁嗅嗅，

才懶洋洋的跑開去。

他熟悉的走到一個窗下：

「木大哥！開門。」沒動靜，又接近些「木大哥！聽

見沒爲？」

聲音有些微的反應在空間掠道，抗扎扎在响，人大概

是醒過來，發出了一聲似怒非怒的醒後的接應。

不久，門開了，一個雄壯誠實，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人

的面孔，在門內手提燈上顯露出來。風不大，月光下燈光

更現得格外清淡，他驚奇的望着剛果身後，很恭敬的請他

們進來

照這樣的來勢就很容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啊！

養銳終於發問了：

夜

「你！你明白了嗎？」

「不明白又怎麼辦呢！」剛果感傷的只知道儘搖着

頭。

「唉！真沒辦法」養銳揉了一下眼眶，繼續又說：

「這世界真沒有好人了，我這裡已經被人告密，說是私下裡藏了槍支，媽特皮，××鬼子已經搜查四五次了！」

「那——那——你的，——」剛果感到焦急。

「我的槍嗎？」養銳吐了口痰沫。「讓他搜好了，搜得到算他很有勁兒。」

他由窗眼中偷偷的望望那與浮雲相馳驟的月亮。

「更生死了你知道嗎？」

「更生！是不是前天捉去的更生？」剛果反問着。

「怎麼不是呢」養銳提起那破棹上的茶壺，呷了口茶

：「罪名定得真可笑啊，××嫌疑，媽特皮，一打就是幾百幾十，更生那樣文弱受得來嗎？」當他放下茶壺來的時候，忽然記起了客人尚未吃茶：

「媽特皮，瘋了！有茶光自己喝，你們喝茶嗎？」把

茶壺遞到遠遠的，見沒人接，他又說：「打了就開釋，你想人打得盡死了，還開釋個媽特皮。」他又呷了口茶，連忙的咽下：「就講我吧？照這樣下去，也朝不保夕啊，管他媽特皮，要幹先下手為強，硬幹下也妙啊！」

棹面在這時轟的一聲响亮，他三人不由的都「哎喲」一

嘆。養銳落在棹面的手，尚沒有收轉來，一臉子的露着猝猝的苦笑。

遠處有幾聲犬吠，近邊的犬也不時的在附和。

雨後的月夜太清靜了，遠遠傳來了吱啞吱啞的踐泥水聲，呼呼的寒風吹過，窗上未掉完的舊紙片，發着低低的啾泣！

花犬更加吠得起勁了！

這樣的狂吠，養銳很快的就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查夜在東北的鄉村，是很平常的，

壞就壞在他們的談話太興奮了，忘記了熄燈。

門在驚疑之下被兩個傢伙重重推開了！

「馬鹿十奴！半夜不熄燈？」

「先生，忘會了！」養銳輕輕的回答。

「忘會了，入你×」

問話的是那胖傢伙，還一個瘦小的狡猾的笑笑，瞧着大腳奶奶婆媳畏縮的神氣，斜着腦袋溜了過去，拉住剛毅嫂，嬉皮笑臉地：

「你不是後村的嗎，蠢貨！你幹嗎到這兒？」

剛毅嫂極力的笑笑：「我，……我……同二叔……」他伸手捏了她一把，惡狠狠的盯住大腳奶奶，剛毅嫂努力在掙扎。

「不許動，馬鹿十奴！要讓老子捏斃！」

「咯！咯！咯！呵！」胖傢伙在一旁狂笑。突然剛果像着了魔，猛獸一樣的撲過去。

「噫！畜牲！撲爛你。」

沒提防，瘦小的昏倒了地，胖胖的預備開槍。

一陣混亂，終於這兩個傢伙被了結了！

「媽特皮，自尋死路，老子，……」養銳狠命朝那胖傢伙的尸骸一脚，「老子也殺殺你出口烏氣！」

「這是我們逃出去當義勇軍的時候了！」剛果說。

「走一走，甚麼也不要，媽特皮」養銳向空幌着拳頭

：「雖然查夜的巡緝隊厲害，但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逃出去！」

四條影子在月光下，漸漸的消失了！

剩下的是一片寂寞與淒涼。



前面零碎碎的起了幾陣槍聲，幾隻睡夢中的鴉鴉驚得在怪叫了，在村莊上，或許也會有人像鴉鴉一樣在睡夢

中驚醒過來吧？然而這不過是醒過來而已，有誰肯來多心這幾陣槍聲，是飲盡了那些壯士們的鮮血呢！

槍聲並不延長下去，這當然是貪睡的人們的幸福。

「養銳，剛果一家都上那兒去了？」

「聽說今日要屠村吧？」

晨曦帶來了各人一些這樣的恐懼和疑問。

花犬夾往尾巴，用頭把虛掩着的門，掙開看看，又懶懶的踱開去！大概真心望主歸來的，就只有牠吧？

然而，一天，……二天，牠的主人却終於不見歸來，

而且也不會歸來的了！



沒有月亮的夜

——母與子三部曲

第一曲

黑暗的夜，

月亮帶來了光明；

這——

黑暗中一盞明燈，

還有

沙一樣的星星，

數不清，

大地上——

灑下一片跟。

竹林間，

漏進月影，

來回跑着孩子們，

歡樂蕩漾在他們底心靈；

他們跳！

他們唱！

「月亮巴巴，

裡面坐個媽媽，
媽媽喊我小寶寶，
寶寶笑哈哈。」

聽：

歌聲陣陣，

唱個不停，

全是笑語聲，

山那邊，

送來迴音。

第二曲

今夜——

天像一口鍋，

為烏雲籠罩着，

沒有月亮，

也沒有星星，

四週死去了一般，

沒有半點聲音。

竹林間，

嘉
納

不見孩子們，也沒歌聲，
孩子躲在媽媽懷裡，
問：

那兒去了？媽，

天上那盞燈，還有

那群閃爍的小眼睛，

外面黑暗層層，

我怕，媽，我喜歡光明，」

媽媽低着頭兒，

不做聲，

她胸上像被石塊壓住，

苦痛沉悶一片陰影，

她想起——離這兒不遠，那

前線上的征人，

「他不是向我說過，

敵人常常在黑夜偷營。」

地怕

黑暗帶來惡訊。

「睡去吧孩子，

等下天亮了，

太陽更加光明。」

第三曲

沒有月亮的夜，

無邊的黑暗，

襲擊每個人的心。

媽媽睡不着，
孩子早已入夢，

他看見：

有一個強壯大力的人，

趕走烏雲，

讓月亮重新光明；

孩子們又跑到竹林，

跳！

唱！

散播快樂的心情，

大地上，

再灑下一片銀，

鼓舞！歡騰。

媽媽看見孩子笑了，

笑，衝破了心上那片陰影，

笑，似乎告訴她：

「就是他死了，

也是爲着廣大苦痛的人羣，

你何必担心。」

尾音

半夜，真個——

月亮衝出了烏雲，

攢進窗棂，

滿屋光明；

孩子的臉偎着媽媽，兩個
嘴有留有一絲笑痕。



六月的火花

蘇炳光

不像平日的肅靜，有秩序，教室裏，操場上，寢室，各同學都在紛紛議論着：

「大概這消息是真的吧？馬沙！」澄芬驚奇地問着。

「這當然是真的啦，我敢担保這事決不是虛傳！」馬沙很肯定地說，眼光向各人的面孔掃射了一遍。

「真的？我快樂得要死了！」

「這事情我早已料到的」

「不知幾時出發？今天出發最痛快呢！」

「你太心急了！」

各人面孔上都帶上了一層欣然微笑的歡容。是的，本來我們平時談起這抗×的問題來，已是異常地興奮的了，何況就要實踐這抗×救亡的宣傳工作呢，這是誰都會歡喜的事情！的確，在這樣的時候裏，各人的心坎中，都澎湃着抗×救亡的高潮，誰都願意負起這偉大的使命。

上課號響了。表面上是在上課，但，在這樣的時候裏

，每一個同學的心靈，那裏還能夠留在教室裏呢？

趁着先生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陸侶雲偷偷地寫了一張紙條子，擲過去給馬沙：

「馬沙！這事情我不給母親知道了，馬沙！你是知道的，假如給她知道，那末將會有很多麻煩的事在發生了。雲字。」

馬沙向他點點頭表示同意，擲了一個微笑。

誰都無心聽書，不錯，在這幾日來：大家忽然對讀書起了厭惡心；但是，學校的功課不得不幹個完東啦，就是爲着了這，簡直把我們忙到幾乎透不過氣來。

每天都等待着消息的實現。畢竟，消息成爲事實了！在寢室裏。

老黃得意洋洋地走了進來，笑得幾乎說不出話了。

「這樣好笑，莫非是拾得黃金嗎？……」

「哈！大隊長會議回來了！他說是抽籤的，我們抽得的是去扶南縣，聽說是六月一號要出發呢！」

「真個的？」

「真的！誰逼你來！」

這時，我們興奮得簡直是瘋狂了。

「少……年……胆……量……可包天……參加……敢死隊……」

……幾個人在同聲唱着抗×敢死隊，故意拉長了聲調，悠揚的歌聲滿佈了寢室裏的每個角落。

正在嘈雜的當中。

「聽聽！」陳明大聲地叫了起來：「是……緊急集合號？」

里帝里底帝底低帝里底……

「是的，緊急集合號！」

於是，我們匆忙地跑到操場上去。

三分鐘光景，整個隊伍都排列好了，空氣是異常地寧靜而又緊張。

大隊長，教務主任，訓育主任，還有很多先生們，都站在上面。

「各位聽到！……」大隊長開始講。

我們立正得筆直不動。

「……各位同學在這幾天來，每個人都再討論著這抗×救亡宣傳工作的問題，現在消息終於成爲事實了！我想，這是誰都會喜歡的；……六月一日，全省中等以上的學校就要出動，往各縣去宣傳，女生要受看護訓練，小學生在本市担任宣傳工作；……致於我們商校也是中等學校之一，我們的工作地點是扶南縣。……」

一陣陣的鼓掌聲，歡呼聲……

「請各位肅靜一些！」是教務主任的聲音：「我們明天不上課了。因爲，六月一號要出發啦，你們好好去準備一切；還有一層，我們要去到外縣宣傳，一定要有組織才行。現在，這個組織大概是這樣的：設大隊長一人，由校長充任，我們的蘇校長不在，（因爲我們的校長是省府委員，是名譽校長。）所以由我担任；副大隊長一人，由現時的軍訓大隊長担任；下設中隊，小隊，小組等。中隊長由各先生或軍訓中隊長担任；小隊長由各先生及軍訓助教充任；組長由你們同學選出担任。每組五人……這些編排的秩序，大概總可於明天上午公布。……」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告訴你們，」大隊長說：「因爲政府的命令，說是人材不夠用，所以要調移各助教到前綫去充任軍官，他們等到接得政府的命令後，也就要出發了，我們雖然說是捨不得離別，但是事實上是不不得不如此，因爲，這是抗×救亡的非常時期。……」

訓完話，解散了。

我首先不問情由，拿了書籍及行李，走入值星官房去寫了外出證，往家裏就走。……

把出發的消息告訴家裏，家裏的人也替我歡喜。

匆忙地吃完晚飯，又跑回學校來。

寢室裏，祇有幾個同學。致於住在本城的同學呢，大

多已把行李搬回家裏去了。一切都凌亂得很，滿樓板都是碎字紙，好像是秋後的落葉一樣。這，真使我有幾分傷感！但理智終於征服情感了。

明天不上課，今晚當然是不上自修的了，我很早就睡。

很早就爬了起來，再不等得起床號的吹奏了。預事畢，少不了要寫向各友人辭別的信。

上午九點多鐘的光景。

佈告出了，一羣人嘻嘻哈哈地爭着看。

我好不容易擠了進去，看了一眼，才知道我被編在第二

中隊第二小隊第六組，而且我被任爲組長呢。

生活是比往常更來得匆忙，尤其是我，匆匆地走了進來，又匆匆地跑回家去。

二

日子真快，於匆忙中，兩天過去了。

夜的天空掛着一個明亮底月亮，旁邊圍着數點疏星，涼風不住地吹來，人聲很是嘈雜，是的，今晚真熱鬧極了！男女同學都到齊了。樓上的教室是商人團體借去演講抗

×問題呢。

又是集合。講的亦是關於抗×宣傳底事情，在這裏，我們認識了我們的小隊長，原來這位小隊長便是那位教

物學的李先生。真有趣！同時，我又認識了這四個組員，這就是侯成龍盧毅鍾振程，這四個都是我所未曾認識過的新同學。

「怎麼還少一個呢？」我問。

「哦，少一個嗎，那就是王君，他確曾是患病了，已請准了假呢。」其中的一個這樣回答。

大隊長還告訴我們，解散後立即回去整理行李，行李以少爲宜，不可過重。不在校內開膳的，今晚特准外宿，以便在家裏用膳，明天上午四時就要出發。

解散了。

一氣子跑回寢室裏，把行李來包紮，包來包去總是不像樣，一身汗都出了。

包好了行李，便拿到隊長所規定的地方去放，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一身都感到鬆快。

「誰是蘇炳光？」勤務兵在找尋。

「是我，有什麼事情？」我在答應。

「哦，是的，隊長說你的行李過重了呢！」勤務兵說。「我的行李過重？」我驚奇地反問着。

「這是當然的，隊長叫你設法減輕呢！」

「一陣我再去整理。……」我回答。

「過重又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我想。

看同學包紮行李，這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在教室門前經過，看見一個人在那裏伏頭寫東西，我走過去一看，是余默之。

「幹嗎？你準備好了？在這裏寫什麼？」

「準備好了，我在寫信。」他說：「但是又覺得無事可寫，苦悶的很！在這時候。好了，不如不寫好了，我和你出去隨便談談。」

我們就來到操場上。

隨意地談着一些瑣碎的事情。

「呀！我記起了，有二十幾個女同學請求亦要去參加半宣傳工作呢。」他說話的聲音素來就是响亮的。

「去參加？她們不怕征途上的辛苦嗎？」我驚叫。

「是的，她們已呈請大隊長，而且已經獲准了呢！聽說

是那位姓秦的女同學做發起人。

「嗯！我佩服她們真好勇氣！」

「而且，她們還發出激烈的言論呢：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真是一字一淚，很多人被感動得流淚了。……她們還說，男子是人，能够幹得起救國工作，女子不是人嗎？不能幹救國工作嗎？……」余君越說越興奮。

「啊！中華民族真的像猛獅般咆哮起來了！」我失聲地喊了起來。弄得余君也笑了：「你瘋了？」

夜深了，月正西沉，時候是不早了啦。

我們恨這時間太短促，不能使我們盡量地暢談。我們終於拖着長長的背影，身體已經够疲倦了，我們携着手，慢慢地走進寢室來。

偶然地，我掙脫了被携的手，我想起了，轉着身子往後走。

「是怎麼一回事？」他問。

「我須要回家，因爲，我不在學校開膳！」

他明白了。

於是，我便往家中走去。

不知是爲的什麼，老是躺在床上睡不着，這也許是爲着過度的興奮吧。想來想去，腦子越想越清楚，壁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地在響着。呀！明天！……但是，疲倦終於戰勝了幻想，沉沉地睡入夢鄉去了。不知做了多少次的怪夢，在天還沒有亮時便醒來。

這時是二點多鐘，還是夜神統治下的世界。黑漆漆地

點燃了煤油燈，自己燒起飯來。

母親也起來了，她送我到門外，輕聲地說：

「路上小心，到了目的地後，寫信回家告訴一聲。」

我答應着走了出來。

來到學校，學校的同學也正在用膳。

但是，間接得到一個消息：因爲未請到担保，上午四時不能出發，延展到上午九時，這個消息的傳來，使得每

個同學都很心焦。

果然不能如期出發，又是不耐煩地等候這個上午九時在不知不覺中，時間又到了。

集合號一响，我們便趕快集合候令。

原來是分發宣傳大綱、標語、口號、及告民衆書……等，並且每組分發一技小白布旗子，旗子交由組長管理，旗子上面寫着：「南寧××學校抗×救亡宣傳大隊第二中隊第二小隊第六組」等字。還每人預發桂幣一元，說是給我們拿來零用的。可是，仍然是沒有出發，因為，担伏雖然

是請到了，但是還沒有到齊，出動的時間又改到下午十二時。此刻離十二時還有二三個鐘頭，於是，自己便走去街上跑跑，因為，我還須要買一點點東西。

按着規定的時間回校。

三

，好容易先後開始出發了。……

有幾個助教還沒有接到政府命令，他們還未曾離校，因之，他們能够送我們一程。

接到大隊長的命令：下午四時要達到西鄉塘，是晚亦駐此地。

於是，我們開始全隊出動了。

赤陽高高地掛在天空，放射出強烈的光芒，逼照着大地，這是正午的時候，我們覺得週身都發熱而流汗了。

我們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城市，直指東郊邁進！

如豆點大的汗從我們身體各部分流了出來，我們的衣服濕透了，而且覺得口很渴，帶的茶也吃完了。但是，爲了國家與民族的興亡，這算得什麼一回事呢？

我把軍帽脫了下來，可是給小隊長發現了。

「你不能把帽子脫下，因為你要注意到中暑！」小隊長在警告着。我終於把帽子戴上。

天氣是異常地熱，但是，我們仍然是努力向前推進！到了五里亭，送行我們的各助教，終於須要回校了，

我們停止了行動，陳中隊長依依不捨似地對我們說

「各位同學……現在黃助教等，終於要與我們分別了，承蒙他們送此一程，但古人有言：『送君千里，終須一別。』現在聽我的口令，來和黃助教等行一個敬禮。……」

大家互相敬禮後，我們仍然繼續前進。

四

經過了數次休息，目的地終於到了。

夜色蒼茫中，西鄉塘在望。

多方面的交涉後，才能够借該地的幹部學校來住宿。剛剛分配完備，老天就無情地落了很大的雨下來。

來時確是太匆忙了，而且這事情又不被誰注意到，此刻天又下着傾盆大雨，未曾買到米，食飯問題無從解決，爲着了日間的疲倦，有些同學在吵着餓飯了。

「你們這些些辛苦都不能忍耐，還說什麼救國呢？我們爲的是要抗×！不說是餓了這一餐，就是餓了三餐也是甘心哪！……」教經濟學的李先生揮動着手說，看他的神情，好像是異常地傷心似的。

問題終於是解決了，下午七時才開膳。但是，跟着又有問題發生了，因為飯燒得太少不夠吃，担伏之中有些還沒有食得飽的，於是，他們又嘈亂了起來：

「我們未曾吃得飽呀！……」

「我們明天沒有氣力担東西呀！……」

後來，終於平和了下來，解決的辦法是：沒有吃飽的担伏每人發銀二毫。

因爲日來的辛苦，我們吃完了飯就睡。

早晨，一個個都自動地醒來了。

匆匆地吃完了早飯，於是又望遙遠的目的地進發。

一村經一村，行行復行行，太陽沒有可憐我們的意思，它仍然赤裸裸地照耀着我們。所經過的都是鄉村，村中的狗驚叫着，樹上的烏雀亂飛着，村人都以着奇怪的眼光注視着我們：

——這些是學生軍呀！……

——他們是從遠道而來的呀！

——這些傢伙真好魄力。

在路中，也有人擺着粥及茶來賣，時常都得到我們的光顧。

我們的確是太疲倦了，走到一處樹木很多的地方，便休息了下來。休息的時間只是二十分鐘。

時間是只管飛快地往前跑。二十分鐘的時間够了。

陳中隊長開始集隊。

但是，我們要求，不必集隊了，要求隊長允許大家散着自由地走，因爲排着隊伍而走是太過侷促了，而且天氣又這樣熱！……

終於是獲准了，我們自由地散着地，不比列隊前進的那樣辛苦了。

我們一面走着，一面在閒談：

——天氣真熱得好利害哪！

——我的水壺沒有茶了。……

——聽說第一與第四中隊，是昨晚前進的呢！

——這是真的。他們見日間天氣太熱，所以決定在晚間前進。而且他們的路途比我們遠的好幾倍呢！……

我們雖然是閒談着，但是仍然注意到四周的一切。

新事物給我們發現了。路上的電燈柱上，寫着粉筆字，這顯然是大隊部的命令：「大隊部今晚駐大同，第二中隊今晚宿老口，不必渡河。」

於是，我們便去報告隊長。

下午四時半，終於到達老口圩，原來這裏有一條河，過河去就是大同。我們在該地的鄭公所住下。

因為人多地方少，又沒有床，樓板上擁擠得很，連地下走廊也睡滿了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

這夜，我們的確是找不到睡的地方了。我和老陳及老廣等，想想沒有辦法，只得拿了白布及毛氈等，舖在空曠的操場上，這就是我們臨時的床位。

本來這樣的辦法是很好的，又鬆動，又涼爽，不比樓上的侷促。但是，不幸的事情在發生了。

不作美的天公，下着沙沙的雨，風也開始刮了，一陣陣的泥沙撲了過來，我首先便醒了起來，便穿了鞋往屋子裏開始跑。……

老黃從夢中警醒過來，他怪叫着：

「怎麼啦？睡得好好的，是見鬼了？」

老陳也知道下雨了，一會子老黃也跟着跑了進來。

好容易才在地上走廊睡下來了。

五

早晨仍然繼續望着目的地前進。

在不斷的行進中，忽然於路途上拾得一紙，上面這樣的寫着：「跟電燈柱直進，可抵達龍頭。」

這一定是別一中隊曾經此地，他們恐怕我們不知路徑

，才告訴我們的。我們是這樣地猜測着。

好容易到達了目的地——龍頭。

我不覺笑了起來：「數日來的路途上底辛苦，現在總有到達的一天了。」

因為要到人家的地方，我們又要排列好隊伍了。

這兒，也有幾條殘舊的街市，是一個圩場模樣，人民的性情也還算得醇厚。

我們在鄭公所的地方住下，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們今後幹宣傳工作的大本營了。

隨着吃飯的問題又開始發生。中隊長告訴我們：「因為初來此地，未曾借到吃飯用具（如碗、碟等。）所以，今晚不能用飯，只好每人發銀票四毛，各自出外用膳。

很多人在議論着：我們去飯店開飯呢？還是買饅頭來吃？」

我們一行五人，不管一切地，先去解決肚餓問題，一氣子跑到飯店去。……

回來後，中隊長命令下來了：

「明天休息一天，後天開始工作。……」

這夜是睡得特別地甜蜜。

黎明。

我們起床了。鄭公所門前，是一條江河，我們此後洗漱便是來這個地方光顧了。

下午，問題又開始發生了。

因為天熱得很。有些同學去江河中游泳，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而且江水又在高漲，水色是黃黃地，又不合乎衛生，同學去游泳的事情終於被陳中隊長發覺了。於是，中隊部立即下令：

「……查查有少數同學在江河中游泳，此事殊屬危險，今後不准再有同樣事情發生，違犯者重懲不貸。……」

休息的日子終於是輕輕地渡過去了。

翌日。我們開始工作了。恰巧這天是圩日，四方八面的人都雲集於此，熱鬧異常。

隊長對我們說，在今天中，每小組都要出動，而且組長要首先講。千萬不要放鬆每一個民衆，我們時時都要吸引着他們。

本來，在學校的時候，我是不大愛說話的，現在是到了這個時候，而且這是救亡的事情，終於硬着頭皮要大幹而特幹起來了。

我和組員五人，拿着小白布旗子，向圩場中走去。

終於到了一個適當的地方，站定了之後。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叔伯姊妹們！我們今天來到貴地，是爲着宣傳抗×救國！……」

漸漸地，漸漸地很多人圍攏了過來，好像人山一樣地重疊着。

「……因爲，××帝國主義者，」我這時說的很興奮：「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無理地強佔了我們的××，我們是個熱血的中國人，我們要愛護我們的祖國！除了漢奸國賊之外，我們個個都須要救回這垂危的國家，都須要與××帝國主義拚個死活！……我們的一切，都被××剝削得精光了！這樣的奇恥大辱，我們能忍不能忍？……我們能忍不能忍？……」

「我們不能忍！我們不能忍！……」

「媽媽的！殺了××連刀都不要！……」

聽說到這裏，他們大聲地叫了起來，挾在羣衆裏面有一個青年動作起來了，他揮動着手，呼喊：

「媽媽的！我們不能忍！××鬼子全不是好人，我們要跟他拚一拚！……我們要用鐵血來答復他的侵略！……」

……聲音是漸漸地有些嘶啞了下來。

「××是我們的世代冤仇啦！……」

「媽媽的！殺死××奴才啦！……」

羣衆被感動了。秩序嘈亂了起來。

呼喊的聲音像一支偉大波音底洪流，傳過了山間與原野，剎那間又得着同樣的回應。

「……各位請靜一點，聽我說！……各位須知道：現在的中國快要歸於滅亡了，××野心不死，他是不席捲中國以去是不肯罷休的。在這樣的嚴重局勢之下，國家真是亡

國無日了！呀！……亡國是很慘的呀！國亡了，便是家破，家破了呢，那就什麼都完了！……到了那個時候，真是啼哭都沒有眼淚呢！……但是，照這樣講起來，你們一定要這樣的猜測：那中國真是沒有希望了！真的中國沒有希望了嗎？決不！中國還有希望的，希望在什麼地方呢？那就是，在於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們底身上！希望大家今後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正如剛才那位青年同志所說：「我們要用銖血來答復敵人的侵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以竟抗×救亡的全功！……」

「打倒××！打倒××！……」

羣衆在無次序地在呼喊著。

我們隨後把傳單分發給他們，他們才散走了。

晚上的月色很好，隊長又令我們出去與民衆作談話式的宣傳。

我領着幾個組員，向着一個菜市走去，因為那裏正是有着幾個老百姓在談話。

其中的一個老者見我們來了，便高聲地說：

「哦！……是學生哥子們來了！他們是來宣傳抗×的啦，我今天日裡聽過來，我現在回去拿燈來，並招集一些人來聽聽新聞哪！……」說着，他走進去了。

他的誠意使我們異常地感激。燈拿出來了，雖然是暗

暗地。並且還帶着一羣人。

我們又是把抗×的大道理向他們說了一番，而且還和他們談論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忘記了一切肉體的疲勞，和他們盡量地談着，一直到了深夜十二時，到了再不能支持下去的時候，我們才拖着長長的背影回隊部。

他們每每說着這樣的話：

「媽媽的啦！我們種田人家，吃都吃不飽，……這樣的生活真是難再活下去哇！……今後祇有立志從軍，去打××是多麼痛快哇！……」

「……！我們一年到頭，辛苦得了不得，年終還是泥手泥腳，連衣服都沒有一件。……」

「這就是××害我們啦！他們統統把我們的血汗榨盡了……」我們總是對他們如此說。

每當我們工作回來後，覺得身體異常地快慰，把一切底工作經過情形告訴隊長，隊長也替我們歡喜。

每夜，拖着疲倦的身體回來，總是與到睡不着。

六

我們還要到各村去宣傳，這樣的工作，就花費了十多天工夫。每到一村，所得的效果都很好，村甲長殷勤地招待我們，民衆是熱烈地歡迎我們去對他們演講，我們覺得村中的老百姓是特別可愛。

六月二十四日晨，有貞和等三村村長來報告鄉長，他

們說此次的徵兵，自願參加者已經超過所定數額，怎麼處理呢！隨後鄉長笑着說：「……民衆如此興奮，熱烈地自動去參加徵兵，這都是學生們宣傳的效果啊！……」

陳中隊長覺得如此宣傳下去，是很呆板與無趣的；於是，經過了隊務會議之後，議決把全隊分為四個小隊：

「寫貼標語隊，晨呼隊，化裝宣傳隊，口頭宣傳隊。」

命令公布之日，我覺得這許多日子來都是去演講，自己已覺得有些兒乏味了，覺得有改變一改變方式的必要，於是，才決意從新加入「寫貼標語及晨呼隊去。」

素來是如此，陳中隊長的命令是很嚴肅的，一講就要實行；當時，又要分工合作了。

我們於下午出動，寫貼標語的共有十二個人，每幅牆壁都被我們寫滿了及貼上標語。

天氣熱得很。陽光赤裸裸地照着我們，豆點大的汗珠從我們身體毛孔流了出來，週身都在發熱，我們在努力地寫着，弄得雙手黑黑的却是墨。每到一處去寫，民衆都包圍了過來看熱鬧。我們很高興。

並且那些小隊長還用木板漆上藍色然後寫上標語，釘掛在各處的十字路口。假如我們有機會再到該地時，亦還可以看到我們已往的功績呢！

化裝宣傳，那是一件緊張而又興趣的工作。工作的担負是化裝隊員及游藝隊員合作幹的。

担負工作人員共有二十多個。他們一方面裝扮着××人的如何兇橫，一方面裝扮着中國人民的如何給人魚肉……在這種都明白地表現出來了，就是這樣，最能吸引民衆，我們在街上遊行着，民衆跟着我們走，我們一路把種種事情解釋給他們聽。

六月廿八日那天，我們和該地民衆開了一個：「龍頭各界民衆抗日救國大會」，恰巧那天副大隊長剛從縣城（大隊部駐縣城）到來，我們便請他向民衆訓話。

晚上開了一個游藝大會助興，演有「抗戰」及「殺哥當兵去了」等幾幕白話劇，當時參加者約有三千餘人。熱鬧的情形可看一斑。

廿九日接到縣城大隊部命令：要於宣傳工作完竣後幫忙該縣清查戶口，因為在這個抗×的緊張時期，恐防有些不良份子參雜其中，為害匪淺，所以這個工作很是必要。

七

我們在此地工作已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了。工作已告完畢，責任也就是負起了，我們各自慶幸着。

六月三十日下午，陳中隊長告訴我們，決定於七月一日離開此地了。自從得到這個消息後，我們又喜又悲：不久就能與學校及家庭相會了，但另一方面，從此却要與此地的民衆離別了。

是晚，我們到各地去與民衆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式宣傳

，試想想吧，這是最後的一次了，這是多麼的緊張而又興奮啊！時間是匆匆地過去，深夜即回隊部。

明天要離開此地了，收拾行李，又是忙亂了一陣。

七月一日晨，即全隊搭黃埔輪歸回南寧。

於船中坐了很多個鐘頭，空氣是很侷促，誰都不願意多說話。

「回到校後，我還要參加學生軍呢！」在歸途中，

馬沙曾這樣地對我說。

到校時，看見會客廳裏增加了兩面旗子，一面寫着：「喚起民衆」，還有一面是寫着：「振盪發贖」。聽說這是扶南縣縣長和民衆贈給我們的。其餘一切都和往常一樣，沒有多大變動。不過，操場上的草已有一尺多長了，亂蓬蓬地，而且已經是大半枯黃了。……

國際問題講話

陶滌亞 著

內容豐富，言論精闢

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戰線風景

滌 紫

(三) 從清晨到午夜

現在，我們再不像昨天那樣循着長長的鐵道路線前進，另由鐵道右旁尋了一條平坦的土徑走去。在我們隊伍的前面，有此地的土人作嚮導，所以走的時候很便利，沒有感覺一點而生的困難。土徑像一條灰色的帶子，蜿蜒曲折，又像盤蛇一般。兩旁翠綠的樹林，屏風般地密密立着，偶一抬頭，白雲像牛乳在樹葉頂上流動，太陽的光，有時候篩過樹影，射到土徑上來，錯雜成一線一線的不同形的圖案，幾乎使人不相信那是太陽，而是一種畫家的手筆。九涼爽的风，時時吹來，披枝拂葉，作颼颼響。陣陣的蟬噪，聞着一二聲婉轉清脆的鳥語送入耳來，真是有無限的幽美。因為土徑的紆曲，樹木的隱蔽，所以我們走着的路，像有無數段；走過了這一條路，到那一條路回頭望時，這一條路便望不見了，只有成堆的樹林攔住了視線。有時，明明望着前面被樹林塞滿，似乎已逢絕境，不會能走過去；可是當你走到樹林之前，轉灣一看，便又有一條伸長的路送進眼來，別有一番天地。就是在這樣一段一段的長長的路線中，送去了一分一秒的短短的時間。

走了許久的許久，樹林才漸漸地稀少了，境界也才漸漸地開朗了；縱目望去，可以見着碧綠的田畝，那青苗，那嫩葉，那粉花，那黃麥，在清晨的陽光下照耀，特別的吸眼。田畝中間，赤手露足頭戴破笠身穿黑漆放光的破衫的農民，三三兩兩，有些偻偻着身體，各在酷熱的陽光下，撫摩着自己寶貴的血液灌注而長成的青苗；有些立在田中，呆呆地望着我們的隊伍在山徑上經過。他們的臉上的耳目口鼻，我們因在遠遠看不清楚，只見一團團的黑影。兒，在陽光底下幌動，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烤太陽的成績。我想起他們牛皮樣的皮膚上，跳出黃豆般的汗珠，就不覺聯想到城市中坐在電風扇下吃着冰淇淋的公子哥兒們；我想起他們的女人，紡紗、織布、種棉、送飯……種種的勤儉，就不覺聯想到城市中出入電影院跳舞場的太太小姐們。年頭雖是革命的年頭，享福的還是一樣的享福，受罪的還是一樣的受罪！

時候移近中午，我們的路程已經走得不少了。前面吹起了休息的號音，大家也覺得這是應該休息一

下的時候了。心裡對號兵是說不出的感謝，一羣羣的連忙席地坐下。因為走了許多路，早晨吃的飯，在肚子裏已經消化得無影無踪，大家都像感着饑餓；不約而同地取出漆着黃色的飯盒，用筷子夾出冷的飯糰，津津有味地送進口裏。我因為口渴得厲害，於是約了幾個同學，到附近尋井。不一會，便尋着了一口小井，井水清得見底，低下頭去，可以看見自己的面孔。我們各人將井水灌注了一滿水瓶，解下水瓶上繫着的茶杯，盛好井水，將身上帶着的白糖攪入攪合，喝進口裏，便有一股涼氣射進喉嚨管，心中的熱燥全被壓下去了。正在大家休息得舒服，吃喝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號音又吹起，各人慌忙地收拾飯盒，站了起來，在號音留下曳長的餘響時，又順着原路前進。

走了一程，地面漸漸由高而低，原來山徑走盡了，前面都是一條條的夾在兩旁水田中間的隘路。隊伍到了這裡，更由雙行變成單行，排得像一字般地走去。在不遠的前面，排樹林中，隱現着許多高矮不齊的白墜房屋，像是一個小村落。我心裡想着：也許那就是S坡。遠遠望去，像是有那一個人在那裡招着手，意思彷彿是叫我們到他那裡去。慢慢走近那村落，就認出那招手的人是本連像癆病鬼的特務長。果然這裏是S坡，隊伍到達村前，各連便分開各去找駐紮的地方。我們這一連，也由那癆病鬼式的特務長在前面領着，到已經找好了的駐紮地點去。

這個村落，並不見得怎樣大，大概只有三四十家人家。街面的情況非常蕭條，一些小商店，都是半開着門，像是剛從恐怖中逃了出來還留着餘悸。老百姓沒精打采地在街上站着，眼珠對我們身上不住打量，臉上現出一種不自然的却後的慘笑，他們七嘴八舌地在談着話：

「他們不像是當兵的模樣，個個很清秀呢。」

「是的，聽說他們是學生軍。」

「學生軍文明得很。」

從那些老百姓的談話中，知道他們對我們這些灰色軍衣的丘八是抱着一種歡迎的好感。經過幾家店鋪，走到一家藥店門前，見那板門上，用白粉筆寫着幾個七歪八斜的字：

「×××師一團機關槍連駐此。」

這是那癆病鬼式的特務長預先來寫好的。這家藥店，還沒有開門做生意，只開着兩扇門出進。門扇上油漆剝落，牆壁上也露出許多灰磚的破痕，很明顯地告訴我們這是一所經過無數太陽風雨烤煉洗刷的老屋。門口一塊黑地金字的橫招牌，上面寫着三個字：「養和堂。」一進門，又有兩塊黑地金字的直牌，「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幾個字赫然觸目。藥店的主人，約莫有四十歲的左右，對我們極謙恭，見了我們的面，開口便問辛苦。我知道這是他的經驗：對待丘八太爺是應該這樣客氣的；在中國當一個

老百姓，的確是在時時刻刻受着軍事訓練。

我們卸下行囊，架好槍枝以後，便到街上去想買點熟食充充飢。可是街上的零食店太少，僅僅只有油條和米粉兩種，雖然買着吃了一些，肚子還是沒有填滿。眼巴巴地望着飯熟了，精神不覺一振；這時的菜，有黃瓜燒肉、魚、醬菜三種，比在T車站吃的要好許多，大概是因為此地能夠買着的原故。端起碗來一陣狂吞，菜飯像紋水一般地吞完，我整整吃了四大碗。

飯後的天色，漸漸地近了黃昏，黑暗像一隊密集的人馬，漸漸地向這村落逼近，向這村落包圍。預想今夜可以睡一場舒服覺，總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變動。

正在鋪那幾扇門板合攏熱上一件雨衣的睡床，忽然團部的傳令兵氣喘喘地跑來，由團部傳下的命令說：敵軍在前面六十里遠的H橋宿營，師部限令本團連夜追往包圍，並每人趕急補充五十發子彈，在S坡草坪集合待命。我一聞高興被這命令弄得粉碎，眼見得今晚的舒服覺是睡不成了，急忙收拾軍衣軍毯，裝上補充的五十發子彈，隨着隊伍由連長領着到草坪集合。

緊急集合的號音，頃刻間喚來了各連的隊伍，聚齊後，我們便離開了S坡，在夜色的籠罩下移動。一羣羣的黑影中，距離不遠便有一個小小的火球閃耀，那是馬燈的光亮，我們便全靠牠找尋前面的路線。

天空這時候像潑了墨水一般，浮着許多黑雲，星星稀落得能夠數清；雖然有月亮，可是月亮的週遭，圍着毛茸茸的灰黯的月環，光線很難透射出來。馬燈的光，像鬼火閃動，不大能辨認出路徑，我們只有胡亂地前推後擠，向漆黑的長途摸索走去。

走了不久，前面的馬燈，忽然一個一個地慢慢熄滅了。

「燈熄了，告訴後面！」

在我前面走着的張同志，對我這樣說；他的音波很細弱，好像蒼蠅嗡嗡地響。我照樣地把他的話用同一的細聲向身後一位同學複述了一遍……這樣一傳十十傳百連續地傳遞到後面去，這是行軍時的一種夜間連絡法。

馬燈漸漸熄完，黑暗漸漸加重了。

時候，大地沉靜得像墳墓一般，又像古井的波，一動也不動；一聲聲鬼鬼嘶嘶的風，在路旁叢林中吹着淒厲地響，不加那裏的塘中，時時發出幾聲閉閣閣的蛙鳴，更加顯得這夜的可怕。我們從路旁綠亂的排列着的墳堆中穿過，心中像浮動着一種縹緲的感覺。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程，也不知道走到了什麼地方，只是胡亂地穿過墳堆，胡亂地往前走。各人用手緊緊地握住了腰間掛着的刺刀，不讓發出一點響；脚步靜悄悄地在地面上擦動，各人心中誰也預想不到什麼時候和敵人遇

見，只是時時刻刻準備，料着今夜是免不了一場惡戰。

「蹲下來！有敵人！」

忽然連長輕輕地對我們發了這個警告，並在黑暗中做着手勢向下捺着。我們遵照他的話蹲下來，見前面的黑影果然都縮短了；和我們一樣地蹲着。緊張的空氣，不由得大家不嚴重戒備起來，只等待着火藥的爆發。蹲了約有幾分鐘，連長又輕聲吩咐我們站起來前進，據說是有敵軍的偵探躲藏在前面的麥田中被我們前衛尖兵的偵探捉着了，剛纔蹲下來的時候，便是我方的偵探到麥田中去搜索。

在前進的途中，據連長告訴我們：又捉到了七八個敵方偵探。這時已經是三更天氣了，寒氣直向我們薄薄的軍服鑽進，每個人都發起肩胛露出瑟縮的神情；遠處傳來獵狗的尖銳的犬吠，聽着令人毛骨悚然；但我們仍然睜開疲乏的眼皮，抖擻精神前進。

好密的一片森林到了！森林中並有幾個獨立房屋（註），這實在是搜索很困難的地點。連長輕聲地對我們說，已經進了敵人的巢穴，大家小心，並叫我們上好刺刀蹲在地上。我們都照辦了，將槍平放着；恐怕刺刀的白光，在黑暗中吸入敵探的眼中去。大家都悄無聲息，很興奮地將眼睛向四週搜索，疲倦因此也無形的消失了。

靠左邊有一個高山，高山上時時有黑影移動，連長說，大概那是敵軍的步哨線，叫我們對那兒注意監視。看着

情形是更加緊張，彷彿是臨到短兵相接的時候了。

可是森林搜索完了，一點什麼都不會發現。我們於是通過森林，又向前移動。到了和左方高山成一角度的田陸上，連長就叫我們開跑步，因為山上若有敵人，此地便是危險地界，很容易受射擊的。我們跑過長長的田陸，見那左邊的高山上依然沒有什麼動靜；那山上移動的黑影，或許是被風吹拂的樹枝，如果是敵軍的步哨線，絕不會這樣的安靜。

「喂！你們是那裡的軍隊？」

忽然，一個騎着高馬的軍人，在距離我們隊伍不遠的前面，這樣高聲地吆喝。我們都愕然了；恐怕他是敵方的騎兵偵探。

「你是什麼人？」前衛營長回問那騎馬的軍人。

「我是×××師第一團團部的副官；你是張營長嗎？」對方在回答裡又含着探詢。知道是自己人，我們才放心。

「我是的；團長在什麼地方？」前衛營長又問。

「團長在H橋宿營，離這裡不遠；敵人已經退得很遠了。」

對方說完，便策着馬鞭，如飛地去了。

提心吊胆疑神疑鬼地趕了一夜的路，只落得白白地辛苦一場，我們自己想着不覺有些好笑。連長因為我們一夜

的疲乏，於是提議在附近尋找民房宿營，等到天明再到H橋去和團長集合。

走了一程，便尋着了幾間茅屋。茅屋的門大大地開着，裡面只亂堆着一些稻草，沒有看見半個人影，大概這屋裡的老百姓避到山谷中去了。我們進門去，把堆着的稻草在那有潮濕的土地上散開，稻草上面鋪下軍毯，便可以橫

躺下不少的人。

從清晨到夜半，一共趕了一百二十里路，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的頭一次，也是我們有生以來的頭一次。當我們和衣倒下時，兩眼立刻自動地合攏；一日一夜的疲倦。這時候只有總統交給睡眠帶去了。

(註)這是一種軍語，即指單棟房屋。

紹軒習作集

胡紹軒 著

全部二十萬言計分下列五種

(一)自傳

(二)小說

(三)戲劇

(四)散文

(五)論評

每種定價二角五分合購全部一元二角預約僅售一元附贈精美洋裝函套一個準於本年九月出書七月底前截止預約預約處武昌三道街四十二號武漢文藝社 代辦：武昌北新書局 漢口現代書局



公正和

錢一葦

這是一個可嘆的消息，公正和的老板張紹蘭在小年夜的深夜吊死在店中。

張紹蘭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中年男子，扁塌的鼻樑，晦澀的眼珠，圓圓的面龐，險的表情，猶如年衰的老婦時時愁苦着地老是不展開的，他的衣履神態雖已和窮乞兒正差不多，但微微駝曲的肩背，凸頸項，和遲鈍笨拙的肢體，仍舊保留着一個站櫃台的身段。

他自小便是挨苦的人，也可這樣的說：他自小到現在這二三十年裡，沒有一天一時一刻不在苦難中在掙扎與奮鬥的。

他十二歲那年，便在長興鎮上的一家洋貨店裡作學徒，每天的功課，是服役老板朝俸的茶水，掃地、抹桌、擦烟筒、搓紙煤、倒尿壺、抬駝貨包、跑腿、挨老板朝俸甚至老板娘的惡罵和巴掌，……

像一只小小的牲口，他每天這樣不變地忙碌着，不說一句閒話，不躲一點懶，忠厚、孝順、勤勞、節儉的美德，他都壓根兒具備，老板每逢節氣，給他幾十個銅元的賞

錢，他總是偷偷地找村上熟識的人帶回交給娘。

這樣地過了三年，學徒的生活，總算告了個段落，而開始做「伴作」，數年之間他仍不變他的忠厚、孝順、勤勞、節儉的態度，因而大大地得了老板的信託和讚許，接着不久，竟榮幸地升做了「朝俸」，每年就得拿着白亮亮的四五十元的薪資了。

這真够引起了慶和村上大部分人們的欽羨，和長興鎮上各店友的重看：

「張大娘真福氣，弄到這樣個有長進的兒子，竟做了大朝俸呢！……」同村的人們都這樣地說：

「張紹蘭真能幹，又勤謹又刻苦，這樣的人，恐怕我們長興鎮上各店家揀不出第二個吧」，店夥們說：

他勤懇，他刻苦，他節儉，爲了想實現他一個美麗誠樸的希望；他想把他所得的薪水，一個不用地積貯起來，慢慢地一年一年積多了，就自己來獨立的開片小小的洋貨店，他將不像老板把價目打得那麼大，也不用這麼多的伴作和朝俸，他相信自己能擔當一切上下粗細的事，他將把利息打得低低地賺一點自己安心而不狠心作雙的本分錢；

發了財可討個實能耐苦的妻子，買些田地，讓養了子女去耕種，揀一個聰敏點的學着經營自己的店務，並讓老板娘可享一些清福，抱抱孫兒，不要再勞苦作活。……

二

隔了幾年後，在他的心血的勞榨下竟將他計劃實現了：變賣了祖上僅留下的三畝田地，和自己多年心血的積蓄，倒已湊滿了整整的六七百元，都放在這裡想着怎麼經營，一引小規模的洋貨店。但似乎資本還不夠，所以又用重利湊借了一筆款子來充實店裏的貨物，於是在長興鎮的中街，半租了一座三開間二進深的舊平房，經過僱了許多泥水匠一粉粉刷，倒也煥然一新，與鄰家的店屋比較起來委實還有些神氣。公正和洋貨號便在當年的中秋節前開張了。

真的，張紹蘭的待人接物，是再和善也沒有的，又加他抱定了公正交易不圖重利的宗旨，以名取義這個店號名期是——公正和洋貨號——再好沒有的。

張紹蘭，不，張老板，——真的，現在已經「學徒」升到「伴作」，由「伴作」而「朝俸」，而「老板」，從歷書上仔細地看了個八月初四大吉大利的好日，這天氣正是穿夾衫不暖不冷的好時候，一片蔚藍色的青天，薄薄金黃色的陽光，照射着公正和洋貨號的屋頂，舊屋新粉刷的牆壁，閃閃的反射出金黃色的淡光來，這眩耀的光彩，似乎象徵着公正和洋貨號興隆發達的氣象。

張老闆從多年店家的經驗告訴他，在七八月間開市是挺好沒有的，因為在九十月之間，就大熟登場，眼見得將有無數雪白的大洋快飛進了各農人的手裏，接着便又飛進了他的店裏，今年田裡的秋穀長得多麼美好，多麼豐盛呵，真的，他可以預料到今年的生意定會特別興隆，就是欠了賬也是容易討還的，

張老板又恐怕興隆的生意，一人雙手任怎樣地忙碌也許還忙不轉來，自己又要招呼僱客，待慢了僱客，生意上是不興的，所以一再的考慮後，還是超乎預算的另請了一個夥計一個學徒做幫手，就是年老的娘也只得姑且充任做了理膳食的廚師。

也許是剛到六點鐘的光景，張老板便一早起了身帶着得意洋洋的笑臉提高了嗓子指點夥計們抽排門，掛黨國旗，更放着不斷的爆竹。

在「砰拍」的爆竹聲中，張老板的心跳得很厲害，似乎覺得得意，又似乎是驚喜，所以包含着刻千變的複雜心理，這複雜心理震發出來的動波，甚至充塞了每個每個的細胞。

究屬時間太早了，一切佈排好了，還只有幾個鄰近的鄰人和些賣油條的小孩子拋着驚羨的眼光看着各色花綠紅白怪新奇的布，人家的店門還是關閉得緊緊的，他呆坐在賬台上，貼對的街面，睜着眼鎖着眉，忽然心頭湧結上一

塊黑雲，覺得日後生意，沒有十足把握，但是忽地他又覺得這念頭是不吉利的，於是他硬把十幾個平日熟而的鄉民的幻影，湊到店面來，似乎是在做着各色的買賣。

他慢步地出櫃臺，他慢步地踱到街面，朝南朝北的眨着眼，彷彿在焦急的找僱客，嘴裏默默的在咒罵：

「混蛋，到這個時候還不來！」

那是爲了今天開市，所以特地請了三個吹鼓手，點綴點綴開市的熱鬧，他在焦灼地等着他們。

太陽照到對門茶館店的屋椽，吹鼓手才響起了兩只喇叭，一只大鼓，有氣無力的吹奏着市上流行的各樣調子兒，

這吹鼓手的魔力委實不小，不到一刻兒，人是越擠越多，紮着頭布的農婦們，三五成群的集攏來，似要似不要的指着這樣，弄着那樣，男人們提着菜籃，逗着不走走看看這樣，說說那樣，張老板終是滿面和氣的說着：「這塊料好，」「那塊料賤，」「這宜襯衫，」「那宜夾衣，」「這塊花樣新，」「那塊顏色好，」「夥計們嘻皮笑臉的跟着說：「這塊料好，」「那塊料賤，」「這宜襯衫，」「那宜夾衣，」「這塊花樣新，」「那塊顏色好，」的忙和着。

直到太陽沒入地平線下去了，公正和也裝起了店板，只留着一個進出的側門，因爲長興鎮本是個鄉僻的山鎮，主要的僱客，全是鄉裏的村民，到夜來是除了關上排門外

是沒有生意的：這天的結算，當然不錯，張老板會笑的攏着算盤，劈歷拍拉的算着，哈：一天竟做了五六十塊錢的生意，這是個極大的破天荒，在這全長興鎮的各店家，恐怕從來沒有那一家在一天之中會做到這筆數目，不過現錢却不滿十塊，餘都掛在賬上。

「這是不要緊的，秋熟一登場，反正就是現錢，不賺眼生意做不大的。」張老板想着，一顆得意的微笑密密地連連地掛上了他的臉。

三

不久後，暮地晴天的下了個霹靂，這霹靂震破了張老板美麗的希望。——這也可以說：張紹蘭半世來苦心的奮鬥，終於超不出惡劣命運底擺佈。

在農夫們秋熟豐收的時候，縣城裏忽地發生了戰事。縣城距離長興鎮僅不過百多里之遙，假定要衝到長興鎮的話，是不消半天的時間。

這戰爭的發生，實出於××國人野心的侵略，他們愛我們中華民國肥沃的土地，愛我們中華民國豐富的礦產，愛我們中華民國……於是不惜扯爛了公理的旂子而作諸狠心的侵略與殘殺！雖然我國當局爲了維持和平的原故，一再委曲地向他們求諒解，無奈恐怖的消息只是一天天地緊張，戰爭的事實，只是一天天的逼近，跟着大批小批的難民，不時絡繹地逃到長興鎮附近來。

可恨呵，這時節剛是鄉民快樂的時候，那知無端又起了戰爭，便因為戰爭的緣故，市面便陷於一落千丈的狀態，農民們收穫來的米和棉花賣不出去的只好屯在家裡，天天默默地祈禱着希望戰事能馬上停下來，讓米棉的價值可漲高些；於是公正和對門的鳳來茶館，便天天塞滿了探聽消息的農民，而面上都罩着一層驚惶與灰暗的色彩。

他們探聽消息的熱度一天天的增高，但帶來消息，正與他們的希望相反，只是一天天的變惡，不是說戰事日形湍急漲，戰得如何慘烈，便是說某村被××兵殺了人和遭了半搶，……

張老板終日不安的在櫃台裏踱着，夥計們也撐着腦袋注意的聽着對門鳳來茶館裏傳過來微弱的聲音，不過總是噙噙地聽不清楚，偶或有句高大的响聲，張老板便不自禁地迅速的停住脚步，睜大眼睛向對門瞧着，他滿心希望想聽得一句吉利的話：「戰爭已經停止了。」或者是「和了。」

他很明白，假如戰事停了，銀根便會寬鬆些，市面便可提高，米棉的價格一提高，農人們便可將他們的收穫賣出，同時，自己的店裏才有照常那樣熱鬧的生意，最要緊的是欠出去的四五百塊的賬款。

「唉，這幾天竟一個顧客也沒有上門了，還賬款的更談不到。」

他深深地痛苦着，幾乎立刻哭出來的嘆息着，「啊，

你媽媽的××人，你們真是禽獸不如的魔鬼呵！」他不由的咬緊牙根痛恨的罵着：

「你這喪人道的戰爭還不停止嗎？你這死不盡的惡狗！……」可是他又立刻閉上眼睛偷偷的捧着面哀懇地說：

「××人呵，慈悲些呵，停止了吧。」

但是，任你怎麼的痛恨，咒詛，任你怎麼的哀求，祈禱，戰爭的風聲，始終沒有冷淡一點，接着，各村更轟傳着××人到處的姦焚殺掠，某某家被殺了，某某家被搶了，某某家因財產被搶了自殺了，某某人的女子因被姦強投河了，某某人因過不得年關，尋了短見，那家寶號因為市面不興關了門，那家老鹵因為繳不清賬款被吃官司，……

每天口裏耳裏轟傳着的只是這類駭人心魄的消息。

這種某個惡劣的消息，都好似一個警電，打入了張老板的心窩，張老板焦灼得無異一只鍋底上螞蟻，不知怎麼的找尋個解除危急的辦法，真的，年關又近了，整個的市面，早已冰冷的，死沉了，鄉下的賬款收不到一個大錢，上房的「客賬」如何償付，房租也拖欠了二個月，借的債項到了期無法還，他們一個個的都在催迫着，因為時局不寧的原故，催逼得更是挺緊，所有的本錢，除了存留的貨色外，大部分都拖在人頭上，百樣的難關，打壓得張老板像隻斷了頭的蒼蠅，立不是，坐不是，食不飽，睡不穩，面容日見瘦削了下去，他的性情，也變了特樣的暴燥。

「你總不好好的討，只是貪懶，老是空袋去出空袋回來，……」

這是近廢歷年底的一個晚上，天上慘淡的颳着雪片，灰黃的天色，籠罩着大地，冰冷地，甚麼都凝凍了，連呼吸差點兒都轉不過來，可是張老板像火糰一樣的罵着收賬的夥計。

「老板，他們並不是不還，實在自和××鬼子發生戰爭後，米棉好像黃土樣的不能變錢，除非只有拿米棉還你們寶號的店賬，他們都是這樣說，我是家家去過的。」

「媽的！你這該千剝萬殺十鬼，都是你們造成的罪惡！你要我的命，咱老子要吃你的血！……」張老板氣憤得喘不過氣，眼睛裏冒出了炎炎的火。

他漸見得那些美麗本分的打算，如今都變做天上的彩



雲，慢慢地消失了，最後他終於落上了鎖上其他許多店家同樣的命運，存貨被封，店門緊緊關上，照例貼上「召盤」的字條了。

他像在瘟疫流行死亡相率的時季裡守住一個依託自己傳染病底親人似的，對於這個店它費盡百般心機耐勞刻苦地希望它能與日發達，讓自己的美夢可繼續的演飾下去：討妻子，買田地，老娘……但這個親人到底死去了，他失去了生命惟一依託的所在，連同那些美麗誠樸的幻夢全都地摔破了。

他是不願意離開這個店的，這是他全部生命寄託之處，整個美夢培植之地，終在當日被封的深夜，在一根繩的結束上，追尋他的美夢去了。



我的生活

楊德明

人生是渺茫的，我的生活也是渺茫的！我不能從渺茫裡，去尋找我的人生，可是我要從渺茫的生活中來安排我不渺茫的生活。

算算從出世起。一直到現在，我已整整地度過了二十個年頭；一大半的日子，一大半的生活，在沒有了記憶的渺茫裏遺掉，其餘一小半的日子，一小半的生活又怎樣了？我怕提及，一提及到這點，我只有悲傷，只有嘆息！

——我流浪了這多年頭，莫明我在幹些什麼！

的確的，我從湖南的省會長沙，流浪到武漢來，是有了好幾個年頭了，我成就了些什麼？到而今，仍舊在爲人作嫁衣裳。

於今，一顆天真的心，也不知失落在那兒了？

最使我自己奇怪的，是近兩年來的人和生生活，都有很多的改變，有時人很快樂，不久，又悲哀起來；有時對現生活很感興趣，但，有時又感到乏味。

這是矛盾的心理？還是病態的心理？

平日，我歡喜遊公園，在湖心理划船。抱水公園，每天黃昏的時候，總有我的足跡；在園內，我極歡喜坐在梧

桐樹下，從桐葉的隙裡，去看颯忽的白雲；這樣，我可以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好一會。接着遠山寒寺中的晚鐘聲響了，於是我又靜着心，閉着眼，靠在木椅上很快樂的聽；有時，鐘聲把我送進了睡鄉。也有時，天黑好久了，我還再園內的各幽靜的路上慢慢地走着，腳步聲，搞碎了路中的寂寞，也搞碎了心中的寂寞！我的一切，都有好多的改變，這園林，也有好多的改變；現在，園林是一天天的在繁榮，遊人也是一天天的在增多。

每天天將亮的時候，我就踱到紫陽湖的湖畔去了，那清新的早晨，那靜潔的湖水，使我得到不少的愉悅。聽着樹上的鳥語，看着橋上走不絕的人們，我開始歌唱了：

「一年的好景，

一日的流光，

直教他春花秋月笑人忙！」

人，究竟爲了些什麼？那般的忙碌！

人來世上，到底是享受快樂的？還是遭受苦難的？這一個謎到而今，我還沒道破。

——我流浪好多年頭了，莫明我奇怪的心性！

實在的，我的心性比從前改變得要奇怪得多了，近一年多來，我討厭我自己和高貴的小姐們接近；因為她們口中說的與心裡的不同；她們愛虛榮重勢利；她們只會花錢，只會享樂；除此以外，還能幹什麼？所以社會上好多的亂，都是她們造成的。讀到「傾城傾國的是女子」的古話，仔細一思量，覺這話確說得有理！

俗語有一句說：「人在富中不知富。」我們現在的環境並不十分壞，還要發牢騷，對現生活不滿；假使細心的一想，想到那些吃觀音土，吃草根和樹根的災民，心中又有些不安了！

我常常感到，一個年青的人容易被利用，也有時冷笑那被人利用的年青人，太傻了；但仔細的打量，那被利用的年青人，也何嘗不知道自己已被人利用了？儘管那利用人的人如何說得冠冕堂皇，如何的用狡猾奸險的手段，而被利用者都是深深知道！

我常這般的嘆息：

「利用別人的人呀！你又何苦乃耳！——」

我歡喜流浪，歡喜過流浪的生活，幾年不回家！我也不想念家裡。記得有一年的寒假，家中來信好幾封，電報來兩次，催我回家度歲，共叙天倫。我呢？回信是這般的說：

「書劍既無一成，

老婆而今未弄到，

回到家中，

不要更寂寞，

更難過嗎？

「不要念我，不要望我歸！——。」

家裡的一切人，都很原宥我，並不責難。不過，最後的一封信內寫着「你野了吧？」讀了這一句後，我很難過的！

今後，我想往遠的地方去，去嘗盡我一生的流浪生活。因為多到些地方，可以透澈地試探人對人的狡滑和虛偽。

多認識一個人，可以多發現一點虛偽！

近來我的生活，又有了大的改變，從我的一段詩裡就可以深深的知道和明瞭了。讓我把這一段詩寫在這兒吧：

「悲傷終於是悲傷，

等猛醒近來，

祖國已被毒狠的敵人滅亡；

我要肩負起救亡的責任，

我願把一切的一切忘掉，

我去掙扎去，從掙扎裡尋找生命的珠光，

渡過了茫茫的湖，

又渡過茫茫的大江，

再往茫茫的海洋去，

那望不盡的彼岸是我最後的家鄉。

有時，我又像失去了自由人一般，處處受人的拘束，

受人的支配。但我不願說，只有憤怒，只有嘆息！

我始終不覺到我渺小，也不逢着人說我偉大，這樣，

半人們就對我起了懷疑，以為我平凡的生活，永遠不能脫逃

了。

不會的！

命運既支配了人生，我還有什麼說！

我很感謝那些對我懷疑的人，他們能刺激我猛醒！能

刺激我向上！

我不討厭人家輕視我，我只討厭人家說「拍」的話，是

虛偽掩蓋了真實，結果，樣樣都遭！

如今，世界比往昔是有些不同了，人們的心比往昔要好險得多多了，假使新生活到現在還未產生的話，社會不知要亂到胡底了！

新生活，實在是對症的藥！可惜人們不會實際的行，都是敷衍，都是玩面子。

最后，我要說一句，本來我不願意將我的生活述敘給人家知道，也覺得太沒有價值了；好在我還是一個向上的青年，借寫生活的機會，可以發現出我生活的錯誤，有了錯誤，我就好改。

我並不是一個爲了有利于己而任意假造理由不知改的人！

古人有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我有過，我當改，就這樣的生活吧！

流星

流星是美麗的，

美麗的流星。

再沒有任何事像你這樣快，

這樣輕！

碧藍天空你突然地一劃，

是叫人驚奇的剎那；

羣星的光芒爲你所畏縮，

人們却說你是掃帚！

我不信那些騙人的神話，

我憧憬你幻妙的家。

什麼時候你能再出來呢？

或是降落到地下！

賽 閱

民歌一首

柯郁夫

過去！

過去的好景象，

我們不要思慮！

因爲，它已成了電光，幻影；

再也留牠不住！

×

現在，

現在的困苦！

我們不要恐怖，驚懼，

燃起我們一點熱血，

和牠奮鬥！

×

未來，

未來的禍福！

我們應該防禦

沉着應付，

×

前途，

前途的危險！

我們不要畏縮，

強着勇敢的心，

前進，衝鋒！



憨憨萬年青

黃雲

斜陽把金子般的光輝撲射着地面，微地笑甜吻着樹梢，河面和草原；情話般澀澀地流着的河面水光反映着那柔軟如綿的草原，更襯出那美妙多姿隨風搖曳的樹梢。這一片荒野是分外顯得幽默。

最後的一羣鳥鴉，最後的一羣水鳥，都驚惶地叫着，濤濤找着自己的窠；于是天邊漸漸地消失了那最後的一片紅霞，更加使鳥兒們迷惘地在這殘弱的餘光裡，窮盡視力地盼望牠們的家，守在窠裡的老鳥和小雛，爲了引路和飢餓，也在喳喳地叫着，那嘈雜的聲音溶成一片了。樹梢，河面，草原和野花都迷失那薄薄的一層霧裡，靜靜地等着夜九來的明月和來日的朝陽。

淡淡的一羣鳥雲，捧出一輪半缺不圓的月兒，反射着死去的大地，一切的影子變成細長的舖在地上，遙遙的犬聲，一個個的應着荒谷底回響，淒涼地震盪着這和平的空氣，樹梢的陰影蓋過了河身，還蓋過河右岸的一座半新舊的墳墓。那墳墓降臨到這裡，好像已經得了些時光，因爲牠的身上，蓋着的一層頑童採擷下來的野花，是已經顯着十分萎軟。這墳墓裡面的主人翁是被世界上所有一切的遺棄者

，是上帝造成的憨而又懶者，也可說是一位典型的滑稽家。

他名叫「萬年青」。因爲他生下來就帶十足的馱氣，所以人們又給加上「憨憨」二字，「憨憨萬年青」便代替了他本來的名兒——顯華。

那是多麼使他厭惡的名字啊！那明明是專爲揭穿的短處，他的缺陷。他所以和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使他變成醜惡的部份，便是他矮得古怪，頭額上突出一堆肉球，他本來自己的面貌就有點粗笨，加上這一堆肉球的點綴，更使他活像正月十五門上貼的老壽星。所以人們便異口同聲的送這個「憨憨萬年青」的徽號給他。

但是他雖然是那樣的憨，而那樣陋，如果聽到有人喚他的徽號，他便像遇着仇人一般，總得惡狠狠地回頭一望；若是比他小的，他便會瞪圓眼，握緊拳頭，扭轉身趕着罵，說不定還有挨他幾腳的可能。他力氣敵不過的小孩，他也要瞪他幾眼，他恨人們這樣的喚他，然而好嘲弄和有意欺侮他的人，却不因他的懷恨而改變對他的稱呼，甚至連他自己的母親，爸爸，哥哥，弟弟，以及家中所有

的人都這樣喚他。

可是他那副尊容，的確也是太美觀了；在他那堆肉球的底下只開了兩道縫，還時時被膠汁般的黃水糊着，再下邊便是個而又小的鼻子，兩個鼻孔是淌着川流不息的鼻涕，好像粉房裡的漏粉條，吸上去又流下來，或者讓牠流到嘴唇邊吃下去，或用袖口一抹，所以他的袖口，常年是像油漆過一般的發亮。

萬年 誰也不把「惡惡萬年青」當作人看待，這是他自也知道的；小同伴們全把他當作一件有趣的玩具，大人們把他當作村中的怪物看，母親視他如自己身上的一塊贅瘤，弟兄們更以為是家庭中的一堆掃不出門的狗屎。在這廣漠的人世間，好像絲毫沒有存在的餘地，他完全是被摒棄于人類的圈外者。然而他自已雖則惡，雖則優，但也能感到他在世界上是毫無他的生趣，毫無他存在的價值。他常年概沒有正經的吃過一頓飽飯，總是拾家人吃剩的殘餘來撐支他的肚皮，有時竟會和豬狗的一般的食物。他不但沒有參加過家人的聚餐，就是鍋竈前也沒印過他的足跡，他用的碗筷也是和旁人分開。總而言之：人家都嫌他僻，好像他生了惡毒的傳染病，全家人都想把他隔開。

但是他何嘗沒有心眼。家人對他這樣的苛刻，他自己也不能怎樣的安分，他會乘空偷他母親做就的那專為他哥哥趕集會去賣的大饅頭，揣在懷裡躲到外面去吃。母親的

坑上不要他睡，他便會在狗窩旁度他的甜蜜的永夜。所以他對於他的那隻狗特別親熱，時時偷着喂牠的食物，那隻狗也常常的對他表示着搖頭擺尾的真愛，在人世間也可說只有那隻狗是他的知交，有生以來他所得到的安慰，恐怕也就是這一點了。

他永遠也沒穿過一件新衣，就是過年他的身上也是鳩形百結的。那還是他父親或哥哥穿得不能再穿的才脫給他。他常年沒穿過襪子；就是冬天也赤着腳，有時連破鞋也沒拖。他在這惡劣的命運中掙扎的生長着，他受凍挨餓，任人欺侮，蹂躪，鞭打，這在旁人都看不過眼，心裏替他難受，認為他是一個可憐虫，然而他什麼也不放在心上，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樂趣，並沒有普通人的煩惱和憂鬱，更沒有慾望和希求，也不會羨慕別人家孩子的地位優越，他時常懷着快樂的心情去貪玩，裂着蛤蟆般的扁嘴惡笑。除非是晚上把尿拉在床上，被母親毆打，用鉗子夾肉，或者偷吃了家裡的東西被哥哥打耳光踢屁股哭幾聲以外；始終是高興的惡笑着。他好像是求精神上的快樂；苦難磨折他，飢寒窘迫他，都不足以動其心。

惡惡使他陷入了不幸；同時也賜給了他的恩惠！

萬年青只知道貪玩；好像他的人生就專為玩耍而活的。有時母親不給他飯吃，他會整天餓着肚子不回去，仍然跟着夥伴們亂跑亂跳，作他們日常慣作的各類遊戲。不過

到了晚上，等他回到家裡睡了後，母親往往在他脫得精光的身扭打；可是天一亮，他滿身帶着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又跑到外面玩去了。在那伴中雖然人家瞧他不起，但是對於各項遊戲，他們都很歡喜要萬年青來參加。這全是因為他忠誠老實，最能服從團體命令的緣故；並且凡是笨重的，冒險的，別人不敢做而帶侮蔑性的工作，他都能很慷慨的去担任。譬如同伴們玩「黑驢駝爺」，沒問題被騎的黑驢便是他的固定的角色。夥伴們作娶媳婦的遊戲，抬轎的「奔」也是他義不容辭的工作。「上學堂」，在最底下被壓的「半埋死人」，裝死人在土裡硬僵僵躺着被人用土埋的也離不掉他。夏天，同夥們共謀偷人家的瓜吃時，也常是他去下手。

萬年青雖然生得憨，生得笨，他自己不會有什麼獨出心裁的遊戲；可是也能看上人家的作法自個兒去玩。他期一年四季常是在玩耍中生活着，他自己懶得怕做正經事，何人也對他做事不放心，索性乾耕的不差使他。在收割或他種最繁忙時節，全家都忙得要死，萬一要他送一會飯，他不是打了罐子，便是在路上貪了玩，使田地裡的挨餓。叫他鋤地，他會鋤了正苗，留下野草。于是家裡不要他作任何的工作，不料這更合了他好玩的脾氣。玩，玩，整天的心；隨着一年時令氣節的不同，他也有着各種不同的玩

法。

春天，一到春天，他便和復活了的一般。那時，再沒有凜冽的寒風威脅他，他在冬天裡羅了凍瘡的手，腳，耳朵，膝蓋等部分也漸次恢復到健全的狀態，使他的行動可以自由。在這個春暖花開，風光明媚的季節裡，他真像出了牢籠的小鳥，活潑潑的跳躍着。

他對於春天的期待是何等的迫切啊！和煦慈祥的陽光為他照耀着；樹林裡的小鳥給他歌唱着；粉紅色的桃花，雪白的杏花，好像都是供他賞玩而開着，綠茸茸的草茵也像是為他打滾才長的；嫩黃的榆錢也像是供給給他吃才長出來的。在這美麗的春天，宇宙的一切，也都好像為他所有了。起先他折許多含苞待吐的杏花插在污水缸裡讓他開，一等野地裡杏花落了，杏兒長得豆子般大，他就摘吃着，隨着牠的長大，一直吃到麥熟杏謝的時候為止。禹王廟裡的月季花開了；他每天總得偷來幾枝，散給村中的小孩們；揀着讓那廟官老張捉住，挨他一頓打。總之，整個的春天，慈惠萬年青的心情常是鼓舞着。

然而最使他歡心躍躍的，是正月十五的鬧社戲，因為在這「金吾不禁」的熱鬧場合理，他也有扮演一個角色的機會。他雖然不會唱曲子，不會踏高脚，但是他能穿上女人的大紅褲子，抹一個花臉，攆一個大木桶，拿上兩個搗衣杵，把他的丑花鼓子。他天生的那種相貌，加上滑稽的打

扮，人們一看見便要笑痛肚子。假如他再歪着扭着嘴，用衣杵在桶底下當鼓搥着，跳着圈子，那更惹人要笑死。看他的大人們笑，孩子們笑，輕易不出門的年青婦女這時見了他也笑，母親見了他那樣被人作弄，也免不了露出悲痛的苦笑，大家都笑，萬年青也洋洋得意而現出勝利的慈笑。

慈 在暮春的三月；這一個月對於他的印象是特別的深刻，因為清明節正在此時。野外的紙灰向天空飛舞；歌唱式的哭聲悠揚頓挫；他便整日價的坐在坟堆裡聽着，望着，瞧着每一個上坟的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往下流，和嗚咽悲慘的把頭仰上俯下。他越看越有趣，但是他始終沉着臉，不言不笑的好像受了很深的感動。

萬 清明節僅僅看見女人的哭，這並不能使萬年青對於它有那樣永遠不磨滅的印象；他所期待的是自己家裡的上坟和全族的祭老墳，因了祖上相沿下來不可推翻的遺俗，母親總得給他一份祭品，這時他可以飽飽的嚼一頓大饅頭和肉。

青 清明節，這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對於他是有相當的益處，他一起起清明節，就聯想到雪白的饅頭，又香又爛的肉，於是他一聽到人家唱「三月裡，是清明，家家戶戶上坟登。」的曲子，嘴角就免不了要流些涎水。

夏天，給予萬年青的便利，第一是可以減去破衣服的

拖累，和晚上得自由地在巷裡露宿，他看着空中的明月，數着天上的小星，此外他可以每天午後在池內游泳，爬在很高的樹上往水裡跌，一直鑽到水底，隔半天才慢慢的浮起來，這樣，可以大受人們的誇獎。

秋天，是各類果實成熟時期，他整天在野外亂跑，像變成了猴子般的用果實充飢。

黃葉落了，他並不起什麼蕭殺之感，他會拾着地上的落葉，串起來拖在地上跑着叫着，作耍龍燈的玩意。

冬天；他恨冬天，冬天是萬年青的對頭！

一年一年的，萬年青在困苦和快樂中長大，他竟然成了十八歲的一個小伙子。在別人十八歲正是可慶可賀的成了，誰知萬年青却還是那麼矮，那麼慈。而且這十八歲的時候正是他不可逃的劫數！

這年，是民國二十四年。麥既沒有收成，稻更未曾下種，赤地千里，田地完全呈現着龜裂，連野草和樹葉都一概枯槁。麥一石賣到四十多元，真正是個空前未有的大荒年！

唉！禍不單行，老天爺的心腸不一定是慈悲的：光挨餓還恐怕人死時慢，再來一個瘟疫流行。萬年青的父親就是死在這瘟疫的圈子裡，他老人家平生是行醫的，但是這次却治不了自己！

母親哭的死去活來，哥哥姐姐弟弟……全家人都哭得

怪傷心，因為他老人家一死，窮乏的家境更要受着重大的打擊！

父親出殯的時候，全家人穿孝服，拿着哭喪棒，親戚來送的也不少；加上幾個樂人吹打，倒還十分熱鬧。萬年不只是好奇的看着亂哄哄的情形，他不但沒有哭，連眼睫毛也不曾濕過，因為他不懂得父親死了是要哭的。

常害着饑病，肚子吃不飽的萬年青，這時可被他撈到了一頓結結實實的飯菜，小弟弟也裝腔作勢的哭個不住，他做哥哥的發了憐憫心，假慈悲的勸道：「起來吧！蛋哩，肉哩。……不要哭吧，爸爸不死的話，我們怎得吃這些大米飯呢？……」一邊噙噙咕咕的說，一邊還死瞪着桌上的飯菜。

接着哥哥去陝西挑快，又跌在河裡死了，母親會幾度的尋短見，一家人以後簡直張着口挨餓，母親便日夜的咒着萬年青，好像一切的不幸，完全是他一人弄成的。

萬年青的確成家中的不祥份子，連不相干的旁人，也異口同聲的附和着說：「真是……好的不長命，禍胎幾千年！」

漸漸的，人們都預備逃荒去了，為的是對於收穫上已經絕了望！

萬年青臉上的笑容收斂了。巷裡，野外，禹王廟，井旁，大槐樹的蔭涼下，……不輕易發現他的足跡。他更像

患了黃病似的連身上也枯黃了，脖子上的筋好像抽去了，頭老是歪在肩膀上，他好玩的天性和樂觀的心情也無形的消失了。

飢餓也困倒了這無知無識無愁無慮的傻子。

萬年青在十八年的生長過程中，也曾經過大難；但都託天的保佑，平安逃過。他害過幾次大病，最厲害的是十四歲的那年夏天，他染了傷寒病，父親也不替他開個方，抓幾副藥吃，一家人都眼巴巴地希望着他死，然而終他於安全的度過。

頂危險的，是那年初裡和別村為水利打架的時候，父親已經把他賣做死命，準備把他在陣上打死，好給那村打人命官司。不料縣裡知道了，派馬隊前來彈壓，萬年青又算沒有死。

萬年青總算是長命！

但是，這可怕的荒年，終於把他吞噬！

晚秋的一天上午，萬年青坐在院子裡曬太陽。忽然，母親端着一盞熱騰騰的粥，叫他到屋裡去喝。這是出乎萬年青意外的惠賜！

萬年青死了！

這消息傳出後，人們都表示着驚奇。不信竟能餓死得這樣快！

母親眼高程的釘子拔了！萬年青真如她平素所咒的，

抬出門去。是僱兩個外路人用簾席捲走的，身上還是一件破爛不堪衣服。一般的婦女們都替他嘆息着：「活着是個可憐虫，死了也是個可憐鬼！」

秋風來了，楊柳葉依舊落了。但是再也不見萬年青拾楊葉製龍燈了！

新年和燈節依然來臨，社戲也照舊的鬧，然而，打丑花鼓的萬年青不見了！這時，人們會想念着他。

月季花開了，桃李花也含苞待吐了，怎麼不見往昔常來折花的舊人兒！

一切如故。頑童們依然照常的玩着，只是他們中間却失去了一個有趣的腳色！

唉！我爲萬年青嘆，我爲萬年青哭，我願永遠的在這荒野裡憧憬着萬年青過去！我更佩服萬年青的樂觀態度！

編 輯 後 記 編 者

文學通俗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劉念渠先生的「論文學通俗化及其寫作」一文，立論正確週到，是一篇很可讀的論文。

方家達先生的「坐半邊椅子的人」一文，寫出失業問題的嚴重，這真是目前安定社會推進建設的一個大阻力，我們應如何從教育的合理化，以減少這個危機。

在異族的蹂躪下的同胞，生活的悽慘是可以想見的，「一夜」不過是悲慘故事的一個而已。

紫墟先生「感」一文，是讀了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和蔣夫人的回憶錄一書寫的，由這裡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是如何的偉大，青年的受感化當不止紫墟先生一人。要是還有讀者沒有讀過這本書，應即時去買一本細讀。

蘇炳光先生的「六月的火花」一文，是描寫青年從事救國宣傳工作的真實生活，全篇文字是充滿了熱力，我想讀者一定很歡迎這樣的文字的。

農村的不安定和社會經濟的不景氣，一般的小商就被這個狂潮所吞滅，錢一葦先生的「公正和」一文，就是描寫這樣的一個故事，我們要消滅這種危機，確應在建設農村發展生產的方面去努力！

其餘各篇讓讀者去品味，不一介紹。



(錢錢上串)是形容不浪費而勵行儲蓄的一句俗語，儲蓄本是致富的不二法門，偷能節省浪費，儲蓄起來，自然錢錢上串，富裕可期。

僱戶在本會儲蓄，每月祇須存入三元，或六元，十二元，期滿時除全數還本之外，並享優厚紅利，而且每月抽籤一次，特彩二萬五千元，另有其他大小彩金甚多，儲戶一經入會，隨時有中彩致富希望。

此種·還本·給利·有彩的儲蓄，真正可謂(錢錢上串)，行之極易，得之極豐，為致富與家的唯一捷徑，有志儲蓄者，幸趁此新春，從速入會。

(詳章承索即寄)

中央儲蓄會

漢口分會

會址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電話 二二三三

武昌支會

地址 武昌漢陽門外
電話 四一六八四號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來稿關於發揚民族精神提倡中國固有道德之文藝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論著，譯述以及國內外民族英雄之傳記史實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長短不拘，以語體文為主，論著間亦採用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譯稿須將原書及著作人名出版日期等，詳細註明。
- 四、投稿者，須開具真姓名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來稿經揭載後，未聲明不受稿費者每千字酌致酬金二元至五元
- 八、來稿請寄漢口咸安坊蔣昌里三號或武昌張之洞路二十三號收

價目表

每半月出版一冊	逢一十六日出版	每卷十二冊	每年二卷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冊	一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南洋一帶 國外
預定半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內六角二分
預定全年	廿四冊	二元二角	內一元二角四分

奔濤半月刊

第一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王亞明

主編 王亞明

編輯 魏韶

出版者 武漢奔濤半月刊社

總經售者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經售者 漢口湖北街 華中圖書公司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優等	封面封底內外	四十元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十元
廣告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本刊已奉政府登記

非常時期
戰時常備

世界書局發行

戰時常備一冊	防空常識一冊	防毒常識一冊	戰時後方工作一冊	戰時治安一冊	戰時金融一冊	戰時生活一冊	戰時衛生一冊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各地完備機關
各地學生
各處代售

重慶
購置

真光照相館

專攝上等美術照片，定價克己。
現代客沖印最大各種軟片
時間迅速，出品精究。

地址：重慶市中區二一七號
電話：第三〇一號